



浮 飄

著 傑 許



## 自序

這三篇小說都是我半年以前的舊作，現在把牠們收集了來，讓牠印在一處出版。

第一篇飄浮，是幾篇長短不齊的小說連成一篇的小說；如要牠們每篇獨立，也是可以，不過我覺得不如連成一塊的好——因為我當時的心境，是要牠們連在一處的。

這篇文章作成一半的時候，曾經請仿吾先生看過。他告訴我，須多描寫一些心理的描寫。這一個指示，當然是對我很有益處的。作成後又經西諦與雁冰先生一次校閱，他們很推許大白紙一篇，他們勸我把大白紙篇先獨立了出版。因為我的小四老婆一篇，描寫得太性慾了，說商務的老板是不敢給我出版的。但是我沒有答應，因為我始終想用整篇的飄浮，與大家見面。那時西諦先生又告訴我那

序 一 自

舞台下的喜劇之能夠出版的苦心（那篇文章登小說月報十五卷二號上說在排印好了的時候，許多審查員恐怕出版之後，受一些無賴者的攻擊，要主張抽出；後來會特別爲了此篇開了一個討論會，經西諦先生極端抗辯，才許出版。要在中國出版一種東西，真困難呀！）我自然曉得這一篇太性慾了的東西，是沒有在商務出版的希望了。我做這篇文章，中間延長了兩三個月，才做成功，我很感謝吾友王以仁先生的勉勵。

另外的一篇出世，是在西湖作成功的；那是在我的現實生活中所經歷的一段事實。我現在想那個已經脫離了世間的女人，心裏還覺得惘然。可惜我的描寫力不能傳達出牠的萬一，使牠在讀者的眼前顯現。

琴音的一篇題材也覺得特異點。但是他的事實太雜揉了，恐怕使讀者生厭。因爲這一種描寫的方法，我覺得比直接描寫的難；而且，篇中的主人，又是三個不相連貫的排列着。我自己是覺得失敗了。但我這朋友王以仁先生却始終說我這

簫琴音比台下的喜劇好

在我的小說所取的題材中，或者有人要誤會。如是能夠在我的可能的範圍以內，我可以使讀者去除一些誤會時，我也很心願自己說幾句廢話。

實在我也說不出什麼大道理來。我只覺得在我的眼。睛裏看着的是可憐的人太多了。我並沒看到光看到愛，我只看到一些無可掙扎的灰色的人生——他們都是無靈魂的，獸慾的，醜的，罪惡的。因此，我所把捉住（如果我能把捉人生的話）都是這種東西。

我覺得現在的人類（至少在我眼中看到的）是不能有「自由意志」他們都在無可如何的大力的命運之下掙扎。現在的社會，也是太失望了，理想的社會，也不會在這醜惡的社會中產生。實在說一句，因為現在的大多的「兩腳動物」還沒有自己覺悟到是沉浮在灰色的人生中，聽大力的命運的支配着而受苦呢！這便是無靈魂的人生。



要在沒有靈魂的軀壳中，找出一絲靈魂，固然是沒有的事，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從牠們的鼻孔中吹入一絲的靈魂，要牠們如僵尸一般的假裝出一些嚇人的情采，這一批醜惡的軀壳原來是如此的，也不是我特意要揭去他們的一層外皮，（實在我並沒有揭）來表揚牠們的醜態的。

寬恕我不能多說閒話。如果有人要說我把人生看得太齷齪了，說是有傷風雅，說是離經叛道也可以。實在我的小說並沒有同他們所說「文以載道」的那麼重要。

我很感謝我一切勉勵我期望我的先生和朋友，我感謝出版合作社給我出版的機會。

一九二六，一，一一八，序于天台山麓。

# 飄浮目錄

序.....一四

飄浮.....一

1 祖母.....一五

2 小四老婆.....六二三

3 大白紙.....二四八

4 飄浮.....八二一〇六

出世.....一〇七一六八

琴音.....一六九—一九五

# 飄浮

## (一) 祖母

那天已是吃中飯的時候了；我在小四那邊偷空的跑到家裏，恰巧我的祖母正在吃玉蜀黍的粉羹。她見我走了過去，口裏就有一種喃喃的聲音在咒咀。

我對於這種喃喃的咒咀，是聽慣了的；大概都是這一批話，我也沒有詳細去理會她：

「冤家的，天天埋在小四家裏，也不想找一點正經事做。走到家裏來，還是長着眼眉，脫着尖嘴，敲桌打椅的，要東要西吃；好像他的賭博，是我害他輸了的。」

……  
我也不管她在喃些什麼，我只問她：

「我的畫飯呢？」

「粉羹，還在錢裏；你自己可以盛去吃的。」

說也笑話，我的人已經窮到這個地步了；但是玉蜀黍羹，我還是不吃的。不知怎的，我一吃到這種東西，我的喉嚨就癢起來了，再有一股酸水不知從那裏箭一般的射出來，我的心裏便要嘔了。

而且我心裏想：我在賭博場上輸去的錢，也輸得不少了；我何苦要在食物上挨苦，而不弄點好東西吃呢？

「粉羹，我是不要吃的這種東西。」

「那末要吃什麼？你不是「王百萬」你爸爸又沒有幾百畝田留給你，——就是那惟一的幾塊并成的三石多田，又被你押了……」

人家說老了的人，一定嘴多；大概就是指我祖母說的。我看她脫落了幾個門牙和白齒，說起話來，倒一掀一掀的，好像不用力氣一樣的輕便。她的咕嚕，我真不

歡喜聽了。

「你又沒有錢養活我；并且掙不到錢，來養活你自己。我每日掙到口的幾粒米，都是我自己爬進爬出的心血。我家裏還有一點好點的東西，都已經給你收集盡了。」

「那隻最會生蛋的母雞，你又看上了牠的肥壯，把牠殺吃了；餘下的兩隻鷄，又是不會生蛋的；家裏還有什麼可以給你吃呢？」

她還咕嚕着不休，可是外面已經有人喊她做買賣，她就匆忙的丟了碗筷走了出去。

在這冷靜而黯淡的灶房裏的各種破舊的東西。當我的祖母走了之後，都在板起面孔，對我冷笑。好像說：

「你的祖母若是死了，我們就不是你的了；你這個賭博鬼，你就是看我們不值錢的，也要拿去送了人的。你這敗浪子，你地下的父母們，那裏想到你是這樣的！」

「走！你快給我離開此地！滾！你這敗浪子！」

牠們的責罵停止時，我的身外更是靜寂；眼前無縫的黑暗，就把我長埋在虛無之中。我張眼看時，竈下的火星猶在走動；天窗下的塵繩，如具有知覺般的在任意閒遊。

我仍舊是清清楚楚的，室內的陳設，仍同平時一樣。一座兩眼的泥竈，——已經倒了一個的——靠着石壁，煙囪上長滿了如馬頸上的鬃毛一般的灰塵，竈前是一口水缸，缸上放着幾株干癟的黃菜；這面是一張板桌，一個小廚，小廚的門，已經破了一扇，在兩年前換上的；另外還有竹椅子，和小板凳，不規則的陳着；地上是攤着雞糞和柴米……我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開了那個小廚，那一股酸了的冷粥的幽香，正如久囚在狹籠中的猛虎，一時得了釋放，猛然撲向我的鼻孔來，——跟着就是青色的腐乳，和鹹得變成黑色了的鹹菜的氣味。這許多氣味的伴奏，正有些像鄉村戲台下的人體的體臭，在網

繙着似的。

我反身就走。我的祖母還在和那買主論價；他們相去得只有二三個小錢，可  
是我的祖母不忍讓那人拿去那塊大些的甘藷。

要是在我們村上走的，我想，沒有不認得我的祖母的罷！她的頭髮脫了一半，  
看去好像是個癩婦；幾根梅花白的短髮，裏裏茸茸的結成一個柿子般大的小髻；  
遠遠看去，正似中國的古畫上的老人一點黑墨；一副脫落了的牙齒，正如我上邊  
所說的一樣。面孔黃黃的，終年過着沉寂的、平板的生活，我不知道她這樣老不死  
的活着爲的什麼？

她終年做一些小賣買，如桔子、桃子、楊梅等的水菓，以及夏天的涼水西瓜，現  
在的甘藷，都是她的老伴。大概她老來的生命，就在這個當中消磨過去的。你看她  
現在又坐在那甘藷攤的旁邊。甘藷攤的構造甚爲簡單，下面是一個無底的水  
桶，桶內，着一個養火的火缸，那養熟的甘藷的鍋子，就放在這桶上了。

甘藷被她煮成可愛而嬌嫩的顏色，正如半透明的紅柿，白霧般的蒸汽在線繞着，金漿般的汁液在騰得跳躍着，而且唱出牠輕輕的舞蹈歌來。

我也沒有對他說什麼，我只拿了一塊最大的來吃。她也沒有說什麼。我吃了一塊，又拿了一塊。我覺得在家無甚好東西可吃，便向外走去。我在背後，聽他咕嚕着說：

「自己吃的也要拿這樣好的去。」

## (二) 小四老婆

### 二

小四的家，不用說，自然是賭博場了；——自然是我的遊戲場，會客室了，也可以說是我的工場，我的學校了。那邊是不斷人的，什麼時候，都可以找到一桌或是兩桌的賭友。大概我一天到晚的生活，總也在那邊過的了。

若論昨天的氣，我就不應該到那邊去了；小四是沒良心的，尤其是小四的老



婆不用說，我一年到底，總有幾百元大洋花在他那邊；而且我對他的，真是同自己家裏人一樣。說得倒靈極了，我之待我的親祖母，遠不如對他倆；再說得不好聽點，小四的老婆，我實在待她如自己的母親；——我自己的母親在日，也沒有這樣孝順過。

我自己雖則還是年紀輕輕的，——只要一聽，我的祖母還在，就曉得我的年紀是不十分大了。但我也赤手打空拳的在社會上混了五六年。我的祖母，說我把田地賣完，說我是敗浪子；其實我也不十分敗浪的。你看，我在這五六年當中，我沒有做過一樁正經的手藝，種過一株正式的田稻，我也能自己活過去，而且還說是手頭豐富的活過去；我就是賣了這一些少田地，也算能濟得事嗎？

我雖則年紀輕，但我也懂得一些愛情的神祕，我總覺得女性是有一些神祕的吸引力的。我記得我初到小四家裏賭博的那一年，我腰裏的錢，真是絞得滿滿的；衣服也不同現在一樣的黃熟；我的面孔，也比現在還好看，——好看得許多，——

「啊！大家看呀！我現在是什麼樣子的一個人了！我那時跑到小四家裏，他們都看我是個新手，錢又有人又漂亮，而且還有些人是知道我的父親是一個新死了的很有名的南貨店官，而且家裏還有些積蓄的。那時他們多少愛我！多少歡喜我呵！他們都叫我做小弟，我也以小弟自認了。大概，小弟的名字，誰也能夠聽得出來，牠的內面是包含些什麼東西的。」

那時的小弟，是十分可以使人愛的；小四的老婆也當然是其中之一個。我只要一跑到小四家中，他們總是說：

「小弟來了，小弟來了，好小弟坐一門，」的這一種驚動，對於那個賭場的人，正如警察前來捉賭時一樣。當他們這樣叫過後，我就坐了一門，正堂，戰戰兢兢的打起牌來了。但是，坐在我的背後的是誰呢，我想誰都能猜得到的，那就是我現在所恨惡的小四老婆了。

「小弟你怎麼這樣抖的？」有一種清脆的聲音在我的背後响着，同時就有

一隻輕柔的手，在我背上一拍，我的靈魂酥透，我的心神迷醉了，我的心肝一跳；我回頭看時，我的頭上便是一陣陣的火，我知道我的面孔紅得比「酒醉的關公」還紅了。

我急忙低下了頭，恐被人家瞧見，但是不知怎的，我又打錯了一張牌；等她在後面喊時，我已打出去了。

她很可憐我的樣子，於是又坐得靠緊一步，一隻嬌嫩的手，也拿到桌上，代我來來往往的理牌，我看着那隻手的移動，我的眼球只是追隨往來，我已不曉我是在打牌了。

我像失了魂似的，呆呆的坐在那邊；這正像我的兒時，鑽在母親懷裏，被母親雙手拍着，什麼時候睡去都不知道。又要輪到我打牌了，但是我還先得挖一張，那時小四老婆，因為離得太遠了，仍舊要我自己去「你挖一張喲！」於是我被她一推，推醒了。

這真有些神祕，我這張挖來的真是好牌；我的心頭只是不住的躍，我面上的恐怖也，春風般的吹散了。自然，這一場是我大贏。

「小四老婆走開些罷，女人是沒有利市的！」

「快些走起來罷！女人上桌是不利的！」

她似乎還捨不得我，不忍起來。我自己只是失魂般的笑着，看看各人不同的面色，一句話也沒有說。

「小弟的面白些罷？——何以不坐到我背後來呢？」坐在我對面的阿榮搶白了一句，於是我的面也紅了。我再不敢回頭看她，她也遠遠的走了。

奇怪！我到現在還奇怪！我那天的手，真是有些神入進去的樣子。我一直就贏到收場。當我贏了一次，我即爲她報復一次：「這次也是她的緣故嗎？」他們沒有應，但是她在接話了。「是呵！怎麼我走了，你們也要輸的呢？」我們這樣的幾句會話，有誰知道我的心是怎樣的相牽連呵！他們說：「這是『死人的手』，不能再賭

了。有我是贏家，我當然沒有要求再賭的權利，於是這場賭博，就散了。

「我還沒有立起時她聽見我散了，就跑到我的背後來。」小弟今天什麼運氣呀！贏了這許多！」自然，我是有神明跟着的。」我又輕輕的說「是你這活菩薩跟着的喲！」她也嫣然的一笑。

「賭博人有三個『警』的一句話，又在我心裏滋長了。那時我就實行了我第一個的『警』」

我不曉得她是否在愛我，我只覺她的可愛，——也不一定是可愛，只是我覺得她是對我很關心的，很柔和的；所以我就不知不覺的和她親近了——覺得她的可親近罷了！

而且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受這樣一個女性的優禮，我的精神是如何的舒服呵！我簡直是戴上了皇冠。她要我進入她的房裏。小四可沒有在家。我不能說她房裏是如何的精美，但總有些神秘氣味充滿着，會使人引起神秘的感覺的。

她立在我的面前，背部倚着櫃桌。那張櫃桌是靠着窗子的；窗格密而且細，用白紙糊着，在牠的下方中間，嵌上一張半尺兼方的薄玻璃，可以望見天井裏的幾株野菊花。桌上放着一面粧鏡，適可以反射她的頭髻和頸部到我的眼簾裏，她的全個人影，完全印入我的眼底，我已滲透了她的靈魂，我已滲透了她的愛心了。

她告訴我：少年人最好不要打牌；就是要打牌消遣的話，也不可隨便就坐下去，第一要看看他的地方，第二要看看那打牌的人；賭博場上的人，是最靠不住的，反了眼，就是仇敵。而且最最緊要的，就是不要慌，不要急燥，不要怕。

她又說：阿榮是個無賴，你以後可不要近他，——無論在什麼地方，——她說這是她的實話。

我沉醉着；我沒有聽完她的說話，我只是想我的事情。

我的錢，譬如沒有贏來的一樣，我又不想拿牠來造成資本家；而且是在她家裏贏來的。我怎麼不拿出來闊些些？何況她是幫我贏來的，何況她是坐在我的背

機呢？何況她是和我很要好的呢？

這是我的第一個「譬」；「我贏了錢，我譬如沒有贏來一樣。」

我在她家裏沒有回家，我睡在她的床上；等她烹好一隻雞和豬肉。我想送一些錢給我的祖母，並且捏造幾句胡謔，使她老人開一開心，但是又何必呢，她現在還有幾個錢，而且將來明白出來，還說我用賭博錢去污她。我又想做幾件更漂亮的衣服，和鞋襪，可以使我這白面的小弟，裝扮得更美一點，來求歡心於小四老婆；但是這也沒有什麼的；索性等我再贏一些來做罷，這幾元還是先放在身邊另用要緊。我還是送幾元給小四老婆罷，那倒有些道理。我的人情衣物，倒是白做的；因為在她家裏拿來的東西，總不該拿去呵！

燒肉和燉雞剛排在桌上，紹興酒剛斟得滿杯子的時候，小四施施然回來了。我說：「小四哥，你來了，吃酒吃酒！」他就坐了下去。口裏說：「今天你贏了嗎？」她說：「他今天大贏呢，老手對新手，新手一定贏的，這就好比是公例了。那時春山先

不是這樣嗎？我雖則對於他的老婆沒有什麼意思，但我總覺得是第一次，我是不該的。我當他走入之時，我想他一定要發怒了；但是到了此處，我看他却仍像無事似的，於是我的心放平了。

大概他們看我小弟，都是一個未成熟的小人，所以什麼都不要緊的，其實，我的心裏，也時常有一個小小的愛潮在起伏着呵！我是十分的以此爲幸，我的少年模樣，是不能引起他人的注意而注視我監視我的。

我不知應該怎麼說，那時的小四老婆究竟愛我不曾！我自己推測起來，就是說她愛我，說她直截的在鈎引我，也沒有錯。我並不冤賴她一句，她故意地要我到她房裏幹什麼呢？她站到我的面前，輕輕的勸我不要同阿榮賭博是爲什麼呢？她指點着我的一雙半新舊的緞鞋，說我不漂亮又爲什麼呢？她看看我的衣服，難道還看不出來；爲什麼更要伸過手來摸一摸牠質料的厚薄呢？我不知她這許多舉動，是對我表示什麼的？



但是我那時的小弟是怎樣呢？說來真有些可笑，我的小心兒有些怕喲，我的心頭又跳着，我的面頰又發燒，我還不敢喲！我不敢說出同戀愛相近的一種話，我只能用別的語句來岔開。我覺得她的年紀，確乎比我太大了；我正該尊之如母親，至少也該比之如姊姊。在姊姊面前可以行私嗎？而且小四呢？雖然他是一個吃了鴉片的，但他那副凶悍而帶灰色的面容，也是十分可怕的天喲！我的心只是自己迴轉着，我那裏敢呢？

三

說我一向就是這樣子嗎，那又不然的。因為我們「賭博人有三個警」現在只「警」了一個，這那裏行呢？我還有第二個第三個警呢！而且我這三個警，很可以輾轉互換用之而不竭的喲！

自然，我的賭博是不能常贏的；究竟我的贏是沒有什麼神明擁護，——活菩薩擁護，也是假的，——我的眼也不能看穿了向下的竹牌的花紋。那末，輸了也是

當然的事。因為這一個的輸或然數，一定是要收到的。

有打錯牌了罷，但是我的背後卻沒有指導者了。我明明知道她沒有坐在背後，但我不得回頭再回頭的看；我的心裏慌着，就打不出牌來，經了賭友們一催，才匆匆的打出一張，到了放在桌面，被大家看見時，我又覺得是打錯了。我的心裏更慌了，不客氣，這一場，我是弄個大輸了。

這場一退了以後，我忙的去找她，請她來代替，她坐在我坐的位置上，我在她的背後做幫手。但是，我的眼光却一步一步的退來了，連我也不知道怎的。最先我是看着桌面的牌；我看她的兩臂的來往，正似深潭裏遊魚翻白；次之，我的視線就由下臂，透入衣袖，止射在她的上膊；——這裏更勻淨了，更豐潤了，更苗條，更純潔了，我想是鄉人們過年做的上白年糕呢！你看，兩股肉多可愛呀！我恨不得不能咬她一口！我的眼線，蜿蜒進去了！看喲，那是兩座乳峰，兩座小山，兩座愛情的坟墓；愛者的葬地。啊，愛者的葬地喲！我願將我的靈魂葬了進去！啊啊！不可言說了，那

愛者之墓地之下，又不是高聳着一座墓地嗎？那大概要是埋葬我的肉體罷！不可言說了！我的心顫抖了！

他們不知爭的一張牌，才把我的靈魂從墓地裏發掘出來。我那低垂而沉思的頭部，才慢慢的抬起。但是她的耳下拖着一粒乳色的耳珥，又有引人入勝的奇蹟了。那乳珠是白色的，還有一粒小珠，却是綠色的，與那微紅的耳朵，嫩薄的皮膚上，長上了蒼蒼而發光的細毛相映；——加之她的頭部又在動蕩，就覺得那是具有自由精神的東西。她的耳朵的上部，是蓋着烏黑的頭髮，頭髮的密接，又把我的眼光渡過粉頸那裏，也是一所異樣的具有聖蹟的地方，不知從什麼人發現後，我就覺得這是愛的境域的一個小點綴；那裏的頭髮更加疏，疏得直到無有，更加細，細得直到就會飛去似的。牠若連上那粉白的頸部一看，正似雪後的荒野裏錯雜着的枯枝一樣。我不知不覺的一吹，正欲吹散那些如烟的細線，不提防，她的頸部受了意外的涼爽，就被她回頭阻止。

這一番，又把我催醒了，我的意識又回到桌面上的牌，我仍看見她的手在理牌。左左右右，非常順利。我的身體又靠進了一些，一手攔在她的肩上，一手又伸入桌面幫助她理牌。她見我的手拿了上去，她就把我握住，做出不要我放在桌面的樣子，拖了下來。但是她那隻手，却死命的不肯放——實在，我倆的手是在桌下，互相緊緊的握着的。這又是一種聖像了，不可磨滅的聖像！她那愛的溫熱，燃燒一般的溫熱，電流一般的通過來了！異樣的感覺呀！於是我的熱愛的手一動，我倆就不知不覺的回頭過來，四目相向——那兩條視線是十分短短的，我倆同齊起了輕微的笑暈了——蕩漾破心裏的笑暈。

我想，這就是一種愛，偉大的愛，無內無外包圍了全地球的愛；說她是我的情人，固然可以說，她是我的慈母，又何常不可以呢？

但是，賭博仍舊是輸了的；就是我所謂活菩薩的她來代賭，也是不相干。以庸俗的善于計較柴米的經濟家的眼光來看，我當然是個大呆子；但我還笑他太庸

俗了。我不但爲了一些臭錢輸了，就喪氣，而且我還妄爲愛而再犧牲一些臭錢呢？慈母一般的愛的偉大，那裏可以用金錢來計較的；我爲了尊敬我的愛者，沒有什麼可以表白，就拿牠來代表罷了。——這便是我的第二個「譬」了。我輸了一些錢，那有什麼？我譬如多輸了些一樣，買點什麼東西來酬謝她的代勞罷！

#### 四

從這一次以後，我覺得小四老婆，不是以前的一個了；她與我更其親密，更其愛護。她時常注意我的寒暑和飲食，她時常注意我疾苦和病痛。我呢，我也覺得離開她是不行的，是做不了人的了。

我這樣就愛上了她了。我把我的靈魂與生命的總數都交給她。這是我可以罰誓的，我全個人格交給她了。

我時常在她家裏，賭博就賭博，吃肉就吃肉，喝酒就喝酒，掃地就掃地，燒鑊就燒鑊，我同她真是家人一般的。我祖母每每勸我不要常到小四家裏去，我總是不

聽後來她以為我不可以用好言勸解了，便用粗厲的聲音來咒罵，來咕嚕，其實我又那裏能夠聽呢？

有一個朋友，悄悄的對我說：

「你不要「昏進茄園去」，小四這烏烟鬼，不是一個好人呢；他老婆也眉花眼笑的，不是一個好東西！你真不要「昏進茄園去吃茄」了！你將來總會相信我的；不過，到你相信我時，已經遲了。」

實在，我現在是相信到那個朋友的說話了。但是，我想那烏烟鬼真是壞東西，只是他的老婆，我還不相信她是壞的呢。——至少她待我沒有錯的呢？

有人定會說我是被小四老婆迷了的，其實，我什麼都沒有被她迷的，呵！雖則她現在待我的非就是不應當的，但我還可以原諒她，這是不是她的事呵！雖則她現在不愛我了，但是從前她總真心愛我過的。

事情是這樣的。差不多在一個月前，我輸了十多塊錢；（我現在的小弟，當然

不是從前的小弟了。恰巧大家把我的輸款，都匯給了阿榮，真是弄成冤家債主了。阿榮這惡廝，他知道我現在是沒有錢了，他偏家向我惡逼，至少也要我找一個人做担保。自然；我想，我同小四家裏，真是自家人一樣的；而且我的錢是在他家裏輸了，就是找他做一個保人，也不是過分！

那時許多的賭友們，都在小四的房裏走着，看着，談笑着，眼見得我落魄了的小弟是再沒有田地可以賣了來還債似的。我又不能用語言來胡謔，因為我在那天以前，實在是已經騙過幾次人了；而且什麼東西，只有事實可以證明是真實。在這樣的現實世界，——尤其是我們賭博者的世界，除了金錢，還有什麼呢？

我是一個跌入油鑊裏的灶蟋，我是一個墮入水裏螞蟻；我走頭無路，我急竄着了。

小四沒有在家，（自然是吃烏煙去的）他的老婆又不肯照應；我再四的罰誓，但她還不敢代我說一句担保的話。阿榮又盡命的逼，而且開起許多大話說：

不怕我沒有錢，就是沒有也不要緊，只是大街上那條路不要走，我那裏忍得住呢？

「阿榮真是一個反臉不認人的人，至少也是幾年來的相識。小四老婆也太忍心了，至少也該爲我說一句。」

我躊躇着；我什懺悔，我在咒罵。我覺得有許多黑影在我前面搖晃，我的脚下就飄蕩起來，彷彿我的耳邊有一種尖銳的罵聲：

「至死不悟的東西，竟會墮落到這步田地！快回頭罷，重新做人還來得及呢！」

我一瞥眼看時，覺得又是另一個天地；我已經走出了小四的家，但是阿榮還在我的後面跟着。

我在路上遇着小四，他鴉片吃得很新鮮了；在我對面走來。我就請求他代我向阿榮做一個担保。他只是裝做沒有聽見似的，直往前走，我又不得不折回去跟隨他。



我懇求了他許多次數，他只是冷笑；最後反而他聲色俱厲起來。他的老婆倚在門邊，眼睜睜的瞪着我，好像是素來不相識的。

『小四固然是個唯利是圖的人，他之對於臭錢，正如黃狗之於腊肉骨頭，蒼蠅之於霉爛狗肉。他以為他的生命，就是如此；他的生活，就是如此。所以當我有錢時，他的老婆和我和悅是不要緊的；和我同居是不要緊的。只是現在我沒有錢了，他自然要恨我的了。』

『但是，你呢，你雖則是他的老婆，但是你也愛上過我呀！我昏了，賭博的世界是只有金錢的，那裏還有愛呢？呵，我知道了，我不應怪你的。你從前的優禮，我也只因是我有錢；現在我沒有錢了，你當然也是不愛我了！』

『錢的世界，賭博的世界！最現實的世界！』

我這樣在責備着他們，我又自己譬解時，我的朋友大白紙走來。我幾乎忘了大白紙的名字，要不是他走來的時候。他知道我的爲人。他了解我那時的拮据，

他毅然的我爲我担保了呵我的朋友，我的恩兄大白紙呵你已爲我釋了在縣堂前背着的鐵枷了；你已爲我放了在斷頭台上的束縛了；你爲我殺開百萬軍中的被圍了。

這些還是昨天的事。我若想到昨天的賭氣，我就不該再到小四家去了。我順便折了轉來，去訪我解劫的至友。

### (三) 大白紙

#### 五

大白紙爲什麼名字有叫大白紙的呢？只要一聽他這奇怪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的名字裏面是包有很有趣的事的——若說有趣，我還有負於大白紙呢。他的有趣的名字的故事裏，實在含有一場灰色的失戀的哀怨喲！

大白紙的名字，就是這樣起因的。若是要我用簡單的述語來包括牠，就是：

「他戀上一個有夫之婦，在仲夏夜的淡月微朦中，穿上滿身的白衣褲，在

他戀人房中幽會；恰巧她的年老而眼花的婆婆走入她的房中，一時逃避不及，遂陷入梳裝台下；她那老花了眼睛的婆婆，致疑為一張大白紙，掉在地上；待要俯身拾起時，那張大白紙却變成一個大白紙逃了。以後大家就以大白紙諷他，他自己也不知不覺的承認了。大白紙的來歷就是如此。

大白紙會告訴我許多關於這件事情的話，所以我也曉得清清楚楚。

原來他戀上的那個女人，是他遠房的親戚；他對於她，真是親上加親的皮相的親了。一面是他房族的姑母的女兒，一面又是他外祖母的滴堂的孫女。而且她的家，是靠近他外祖母家的，所以當他幼時在外祖母家遊玩時，她就做了他的一個好伴侶。她從前嫁的名義的丈夫，也就是他那遠房的堂弟，她自己的表弟雲弟了。

六

他因為六七歲時，就沒了母親；父親所再娶的後母，正如人間的所有後母一

樣，所以他的幼年生活就完全在他外祖母家過的外祖母的家是靠近山邊的一座鄉村；那涓涓泊泊的活水，從山麓流下，繞住那鄉村的屋外，煞是有趣。那裏也有小小的鯽魚，和善於橫行的小蟹，住居着；但她的最多的族類，却是多鬚而善跳的彈蝦。因為那個流水是活的，所以那小小坑底也長滿了蒼蒼的綠苔；流水漂過時那些綠苔，正是仙女們臨風輕盈的綠髮。在那裏聚居的族類們，就當牠是一座偉大的王宮，巍峨的森林，在那邊進出。因此那呆笨的泥螺的屋脊，就被勢力盛旺的綠苔侵佔了而滋生着綠色的長毛；至於那較老的彈蝦，也逃不了這個侵佔。

他最歡喜和他在他外祖母的屋邊，捉那身上長有綠苔的彈蝦，把牠放在玻璃瓶裏，來相共同賞玩。他倆最愛看的，最以為有趣的，就是在那玻璃瓶的清潔的水中看見那些小動物，背上飾着綠苔，在水中游泳，直如穿了羽衣的仙女在空中跳舞。

那天剛過了麥秋梅雨，朶朶的灰白色的濃雲，冉冉向四方飛散，久秘了的太

陽，從雲縫中走出，蒸發起到處的蒸氣，表明是時近初夏，他脫了棉衣，拿了玻璃瓶，匆匆的走到她家，要她同去捉彈蝦，可是那些水坑的水都漲滿了許多，而且擾上一些黃彩，正好像他父親吃的濃茶，不能看得見沉徹的水底，和茸茸的綠苔，更看不見一個生了綠毛的小彈蝦。他們找多了時，玻璃瓶只有一個；那個小彈蝦在玻璃中，也只是快快的靠着瓶的邊沿，連牠腹下如小槳般的游泳器，也不會動彈。她要把她放轉去，她說：「來哥！你看牠一個是怪可憐的，不如放牠轉去，和牠的姊妹們遊戲。」當時他還不肯。以後想了一想，也就聽她放了。

他們回去的時候，她就要到家去了，他要她再到他家裏去玩一回，她只是不肯。他說：

「你也看我一個的遊玩罷！香妹——我一個人玩着是怪可憐的。」他的眼淚便在眼眶裏洶湧了。她忍不住他的強逼，就一同走進他們家裏。其實，她也不歡喜一刻離開他而自己在家裏玩的；她只恐母親因為剛下了雨，小坑水滿，恐怕她

自己跌下去，所以就急急要回去罷了。

## 七

過了幾年，事情真是出乎意想之外的，他因為年紀漸長，就被他的父親喚回，他在家裏，真如失了靈魂似的，雖則身體一年一年的長大起來，但是智慧却又一年一年的降低。他說話也不愛說，（說也說不來），人家都看他有些呆氣。那年他已是十九歲了。要是看他的形相，却可說是二十以外的老成，若拿他來比他同輩的兄弟們，他們直猶是十四五歲的小孩，——而猶其是比他小四歲的堂弟雲弟，更顯得幼少而帶孩子氣。冤家的就在那年，她也脫不了他們的要永久把他纏住，又嫁到雲弟家了。

她對於雲弟，不知怎的，總覺得是不如來哥的好！非但說他的性情不能和她自己投合，就是見到他那矮小的令人憎惡的陋氣，任是什麼人，也不會怪她不愛他了。

她一下轎時，就覺得什麼人在她的眼前一幌；她追想着，這就是她的來哥了。但是她沒有說話，心裏却如被巨石敲破了的，心肝似的跳躍。

過了幾日，她走出門外到溪岸去洗衣。她在那個溪邊，遐想着家裏的小坑，遐想坑裏的活水，水底的綠苔與小蝦；她更遐想着那時捉小彈蝦的來哥；她從來哥身上，又想她出嫁時的情形，和剛到此時的一瞥。她疑心那時的一瞥，是她自己的虛心，是眼花了的假影……

她想到這裏，忽聽得自己背後的細石灘上，有沙沙的腳聲。她回頭看時，却就是她所想念的來哥——但是他的魁宏雄壯，却遠勝從前了。

他輕輕的叫她一聲「香妹」，就立住在距她一丈以外的石沙上，不敢再走近來了。

她心裏只是驚跳；立了起來，順手把水裏的衣服揭起，那飽和了水的布衣，直把她自己的鞋淋濕了，還不知道。她的靈魂已飛繞住她了。

她也不敢走上前去；他倆只呆呆的相對立着，簡直是「神聖之夜」一般。是那平素所要說的話，也不知到那裏去了。最後，他決定先問她說話，但是，他剛叫出一句「香妹！」來時，那遠處的石灘上沙沙的腳聲，早隨風送將過來了，使他驚醒了痴迷，乃從斜路上避開。

她看他走得看不見了，還是呆看。那沙沙走來的人，已經到了她的身旁，她才轉眼一看，原來是她的小姑。

「等你吃飯呢，嫂嫂，你洗好了衣服沒有？」

「只有這一件還沒有洗，另外的都洗好了。」

她匆匆的在洗，小姑立在旁邊等她。忽然水面一陣涼風拂來，她覺得週身非常輕爽，如減少幾百斤的重負；於是她的心神，也覺清爽許多。

小姑拿着搗衣的木杵和跪墊；她自己已提着那一竹籃的衣服回去。日中時的人影，已經短得無可再短，她步步踏去都可以蹈着自己的頭影。她才覺得這直晒



的太陽，很是熱烈；週身的衣服早已被汗珠滲透了。

八

第三天晚上，天氣已是熱得利害；雖然時候不是六月的盛夏，但的確具有盛夏的資格，那黃昏時候的上弦月，也悶沉沉的斜在西天掛着；天空也沒片雲。屋外的松樹和竹林，也不揮一揮手，點一點頭，報告說「有風來到」。

村鄉人們都已吃了晚飯，女人們也料理好碗鏟等鎖事，坐在門口乘涼。許多兒童們繞住他母親膝前，要求講故事，或者認天上星，也有一些在那邊唱「月亮光光」的。滿村直玩得一個盡興。

只是雲弟新娶來的老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的習慣，每晚上一吃飯就去睡覺；初起他們說她是新人，都忍住沒有說她，但是現在她已成了不可更改的習慣了。雖則有幾天的確睡不去時，她總關在房裏不肯出來，家人們因為知道她的脾氣，也不心願來無端的干涉她。

那天晚上，她也同平時一樣，一吃了飯，就到自己的房裏去睡去。因為她的丈夫雲弟，還在城裏的一間雜貨店學生意，晚上須得睡在那邊。這是他店裏的規矩，凡是到店學生意的學生，在三年以內，應該代他關店開店管理一切的雜務。所以雲弟也日夜離不了身。加以雲弟年紀還是輕輕的，就是睡在他香姊的床裏，也不覺有什麼趣味，反是局促不安，不能自由的轉仄，所以他在家裏過了「日子」後的十日，仍舊回到城裏的店裏去了。

她走入自己的房裏，覺得今夜的天氣，是特別的悶人；獨自一個，在房裏是睡不着。她聽見小姑娘們在唱「月亮光光」，以後婆婆們在說着什麼故事，也想出去聽聽；但轉心一想，也就罷了。

她擡起了窗門，順便在那鐵鈎上掛着。坐了下來，只是納悶；背後的燈，把她的人影整個的投在地上。呆笨的躺着，直如死人之靜默。

她看着那個影子，覺得自己非常的孤單，就是房內她自己嫁來的一切嫁裝，

她似乎在对她冷笑，譏諷她的命運。她覺得眼前就是冰涼的世界，身體竟是發起冷來。她想着這個房內的一切東西；她想着她的丈夫雲弟；她想着婆婆和母親；她想到家鄉；想到兒時的伴侶；想到溪濱相遇的來哥；她要沉沉入睡了。

「嫂嫂，嫂嫂！你還沒有睡呀！」

「娘子，娘子！你怎麼坐着睡呢？」

她的婆婆和小姑，在外面納涼回來，看見她的房裏還點着燈火，所以把她喊醒了。她張眼一看，只見隱隱的燈火，光線更是光芒般的四射；她把眼揉了一揉，覺得全室更是廣漠。

「呵！我就睡了呵！」她應了她們一聲，順手拿了那盞油燈，放在靠床的小廚上。忙亂的拂了蚊子，放下布帳，吹滅了油燈，就倒入床上。斜西的月亮，還沒下山；養下的月色，放進一角到她的房裏。她失悔窗門還沒有放下，但又懶得重新起來。

是什麼東西把她的心繫住似的，她總是睡不着。她自己也覺得今夜是變了

相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怪討厭的蚊子聲音，如雷吼一般的，如落日時的市聲一般的，都像革命軍的攻城，圍住城內城外，在狂奔奔嘯，奏牠的勝利的凱旋。這是她平素所沒有的。她的耳朵也清亮了；她的感覺也靈敏了。她遠遠的聽到一個聲音宏壯的蚊子飛向她自己的頭部，那翼子扇成的罡風，在頸下搦得奇癢。她伸手重重的拍去，却只是拍着自己的皮肉；順手搓一搓時，也不見得手中有什麼東西撈到；她知道牠是逃了。她的神經稍一放寬，心情平靜下來時，又聽見那可惡的蚊子聲仍復在遠處狂吼。她覺得這個蚊子太是奇怪了，還不如蓋上了單被，滿頭滿腦的將整個身體裹着，自己努力希求睡去，讓牠咬一口的好。她轉了一個仄，不期然而然的「哼」的嘆了一聲長氣。但是，總有些奇怪，她自己莫明所以的，心中不知有什麼牽住似的；努力將眼皮封上，牠偏偏愈加張得大，兩眼睜睜的，看着墨黑的帳頂，帳頂上的床背，床背上的屋瓦，瓦背的青天，天邊的淡月。她知道淡月還沒有下山，又轉眼從疏疏的帳內望見房內的一切都籠罩着一些月色。那地上的月

色，已經移上櫥子的門上，更形其細小而慘淡。她又翻了一個轉身，「哼！」了一口氣，向入床的裏壁。

她努力矇下眼皮，自己也不知是在什麼時候睡去；只覺已是入睡了。

九

「軋！」「軋！」的一連兩聲，把她從半睡中驚醒；不由得她猜想什麼，她已經身看見開着的窗門上的奇異的東西了。她的睡眼還沒有新鮮，室內的月色，已經小到就要消滅；她朦朧中似乎有一灰白色的東西，如龍一般的，白雲一般的，瀑布一般的，白布一般的，跳了進來。她心內如觸了電，如犯了事者的破獲，如被暴雷的證明自己的虛心！直驚得莫明所以，莫可安置。是一隻白貓嗎？但是，貓是沒有這樣的大；是一隻狗罷，但是，狗總不會跳得這樣高；是一個人，一個賊罷——但是將怎麼樣呢？

她本來是一個胆子很小的人；她在她的家鄉，是永沒有這樣一個人孤獨的

睡過一個房間；至少是她的妹妹，或者憐舍的女友，而且在她睡的房子，的隔壁，就睡着她的母親。她怕極了；很驚恐而震蕩的喊「誰！誰呀！」

「別响是我，香妹，不要响！」

「是你來哥嗎？你怎麼到此時來呢？嚇煞人了！」

「別嚇別嚇！」良來已經走到她的床前，用手輕輕的觸着她的帳門。他知道

她還睡在床上，順手塞起帳門，坐了進去，鑽入她的懷裏，把她緊緊抱住。

「驚嚇了你了？」

「真的，你嚇死人的，這時也不應到這兒來呀！」

「香妹！」

「你輕點罷！」

「你知道我怎麼的天天在念你呀？你還能想起我們從前的情形嗎？我曉得

你是孤單的，我剛才聽你在轉側不能入睡。香妹，你也在想着我！」

她那時的心，真是我們所不能描寫的了。她已經沒有勇氣拒絕，也沒有勇氣歡迎。她覺得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命運；她猶疑心是在做夢。只是夢境一般的昏朦朦，悻悻憧憧的他鑽入她自己的懷中，雖然于命分是不慣，但也覺是一種甜美的東西，沒有勇氣可以毅然的反抗。他將她的手牽去教她把他的身體緊撲着，她也覺是很體貼，很可安慰的事。

她不能再說什麼，再想什麼，只是悻悻着眼前的夢境般的生活。

「可愛的香妹！你怎麼不說話？你知道我在想你想得怎樣的心切呀？今晚我知道伯母們——你的婆婆們，在外面乘涼時，你已睡了，因為我沒有看見你，并且伯母說你是怎麼睡得早的。我早就立在你的窗外，只是你的婆婆提燈去睡時，我才避了一下。我聽見你拍蚊子响，我聽見你轉側不寧的哼！哼的嘆聲。呵！香妹——輕些說嗎？你不要搖喲！——呵！香妹！你可知我是十分的愛你的呀！」

那夜，他倆的眼角都沒有交接，眼睜睜的看着天窗有些灰白色的光線透進

來時，她就開出了房門，一直開了那個廁所的後門，讓他走出。

「你怎麼起得這樣早呀？」她的婆婆聽了，她開門的聲音在問：

「我要到廁所去一去，不知怎麼，早晨好像肚角有些微微痛的。想是風吹了

罷。」

十

她重復睡入床上，細嚼着來哥語言中的滋味，初來時的惶恐，和擁抱時的甜美；她覺得在這許多甜味中，是帶些酸的。「我在名義上，自己又無勇氣去離了雲弟；在事實上，又不能捨得了來哥。我棄了雲弟，我的母親怎樣呢，父親怎樣呢，婆婆怎樣呢，許多的女伴，社會上的人們又怎樣呢？我本沒有犯了什麼大罪，只是我看他們的眼，睜睜然的，却要挖穿了我的心肝。就是他們一切都沒有話了，但是我的來哥呢，他能養活我嗎？我跟了來哥，我還能在這個地方與他們日夕的相見嗎？若是要我離開了故鄉，但是異鄉的寂寞和難堪，不正是和此地相彷彿嗎？呵，異鄉是



多可怕的，人地又生疏，言語又不懂，我那裏好到異鄉呢……」

她這樣輾轉在想，愈想愈遠，愈遠愈不能解決；她的心思已經熱到一百二十度；足跡已經踏到最高峯，她幾乎哭了出來，雙腳豎起在床亂敲。

她的婆婆已經起來立在她的窗外問她：「你的肚子還痛嗎？痛得很利害嗎？」她沒有回答。「你在昨夜就有些痛了罷，我昨夜好像聽見你很遲了時，還沒睡去，只是「哼」「哼」的嘆聲呢——我道你是怕熱，睡不去！」她婆婆在窗外這樣說了一個長篇，其實都搔不到她心頭的半個癢處。她不知道她的媳婦已經爲了她的一切，而起反抗了。

她最後才決定了，「聽命罷！什麼東西都是天主定的。」於是她的心潮驟然落下，和平時的水平線一樣。她只希望這樣平平的過去，一切都是如此。

她仍然起來，同平時一樣，走入廚下做飯。婆婆問她「肚子不痛了嗎？」她回答她一聲「不痛！」婆婆反疑心她有孩子氣，作強。「若是還痛，你可不用起來的。」

「不痛了！」她又回答。她婆婆很奇怪，她怎麼有這種奇異的舉動。

從那天起，她總不歡喜說話，不歡喜出門去。有時好像很高興的樣兒，有時又很悲戚。在別的人看來，另外也看不出什麼變異——除了她的眼睛毛蚩蚩的，稍稍帶點紅水好像幾夜失眠了的樣子以外。她也不對家人說什麼，大家只是疑心她心裏有什麼難堪，在枕邊流淚。

又是一個晚上，那是陰歷的六月十七，他們吃了晚飯以後，月亮剛在東山緩緩走來，她正如病後的美人，龐兒也瘦削了許多，精神也退萎了許多，臉面帶上一般嫩茶的色彩，——但沒有鮮豔的表情——却表出別有一種的體態。

香妹早就走入房裏，吹滅了油燈，放進一窗的斜月。月光洒在房裏的廚門，箱子和地上，使牠們都罩上一層顫動的銀灰色。來哥照例走了進來，輕輕的把房門關上。她緊緊的把他摟住，不住的接吻，她期望他來的心旌，正如驟然被捉上陸地的小魚之跳躍，待到他走入房裏，相互擁抱的時候，好像那隻小魚，就很活潑的跳

入愛情的水中，很和平很安心的游泳了。他倆所禱着永久度這種生活——這就是他倆的生命，這就是他倆的人生目的。他倆一天的苦悶和愁思，和緊張的期待，都在這一擁抱，一接吻中溶和了。他們不希望有什麼勇敢的反抗的舉動，來完成他什麼正式的結合，他倆只禱祝着永久度過這種神聖的，偉大的生活。他倆這種神聖的，偉大的生活，只有幽靜的明月才能知道；他倆共同沐浴在這神聖的，偉大的，淡月的潔光之中；那就是愛的世界，廣漠的，純潔的，愛的世界了！

不該應的闖入者，卑污的人間的打鬥的呼聲，從別一個世界傳來，蕩漾破愛的世界的空氣；他倆澄耳聽時，知是愛的世界之破壞者——他的伯母，她的婆婆——來了。（可惡的闖入者，不得不拒絕，而又不可拒絕的闖入者，你是破壞神聖的愛的世界的大罪人呀！）她沒有理由，沒有言詞可以拒絕；他又沒有資格，沒有發言的餘地。於是在慌忙間，他承順她的指示，隱入桌下，料想那闖入者，也不一定就會瞧見；而且決不能有多久時間在她房裏閒坐。奇怪的，正如有鬼神一般，好

像有什麼人同她說過一樣，她把她婆婆從門外開了進來，就無意中要與她談什麼閒天。油燈還沒有燃點——她有心不想點，——月光照在地上，室內十分沉默。她假裝着在找洋火，自己失悔放在那裏，當時沒有當心。她叫她可以不用點燈，說又沒有別人，所以她落得聽從了。

但是她總有些害怕，以為這不是好事。

她的婆婆說：「我看你這幾天好像病了似的，眼圈紅腫，好像每夜都不會睡眠一樣。只是那天晚上，我聽見你哼！哼！的嘆息着沒有睡，我道你是怕熱。現在，你究竟有什麼心事呢，你對我說呀！你每夜睡了沒有，你每夜都在流淚嗎？」

她說到這裏，無意的俯下頭去，看到地上的一方月色，正似一塊灰色的布片攤在那邊顫動；那游移不定的顫動恰似具有精神作用的小怪物；在一刹那的神秘間，這小怪物，忽如太陽一般的發出輝耀的光來；那光線正如一座虹橋，把她的視線從這一邊渡到橋的那邊的一件白東西身上；她疑心又是一方月色，她疑心

是一張白紙；當她把月色的假定打破時，她就俯身下去說：

「你怎麼掉了這一張更大的白紙在桌下？」

香妹自己沒有聽見什麼話，她看她婆婆俯下身子去時，她已經發了昏了。

她說的那一句閑話，順手就去撈那白紙；她以為這種事情，可以不必徵求她的同意。但是奇怪的現象發現了，那張大白紙當她伸手去撈時，忽然「人物化」起來，正如梅得林克的青鳥裏所告訴我們過的，麵包，和糖等的靈魂的「人物化」起來，鑽出一個人來一樣。

他急遽的立起，堅硬的頭皮，敲着那張桌底，震動得桌上的許多東西震驚駭愕；從牠們的駭愕呼叫的聲中，她已經嚇得縮不來自己的手，看那個從大白紙裏「人物化」出來的人開門走了。

## 十一

她婆婆想不到有這樣的怪事，會在今夜發生的；半晌之後，才有些清醒了，回

頭詰問香妹

「這是什麼一回事呀？那是什麼東西，——什麼人呀？」

香妹還是昏沉沉的，靠在樹子上；她像吃了蒙醉藥，只能看眼裏，——看今夜演出這一場慘劇，心中正如刀刺，但是自己的口裏，都不能說出一句話。她的心已經碎了，碎得像剛才從桌上掉下來的茶杯；她碎了的心，如正碎了的磁器，一塊塊的，鋒芒畢露，在她心坎中跳躍；她的心痛極了。眼見得一個屠夫走來，把自己心愛的小羊奪去臨刑，而不許自己呼喊，這是怎樣的忍心呀！眼見得一個強盜闖入，把自己的愛子劫去處死，而不許自己呼救；這是怎麼可悲的事呀！眼見得一個劊子手趕來，把自己的愛人從自己的擁抱中搶去，倉忙中送上斷頭台，且緊緊的把自己縛住，放在對面眼睜睜的看他行刑，這是怎麼可痛的事呀！啊！這一場慘劇，簡直是奪了她自己的生命，簡直是看人挖了她自己的心肝了！她的心痛極了！她不能說一句話，她的心打得粉碎了！

「那個從你房裏逃出去的是什麼人呀？」

她的婆婆又問。她聽到「什麼人」三字，又是耳邊一哄，如雷鳴般的，就聽不見什麼。她不知道真是什麼人，她不能說「他是我的情人，他是我的來哥。」她也不知他是什麼人了。

「你說喲！這是什麼回事，那是什麼人？」

她的靈魂似乎告訴她說，婆婆這樣偏得利害，你就說了又有什麼呢？她正如驟然聽到天啓般的，把一切的束縛都卸了，什麼都不被外物羈絆限制；她正如一隻奪破藩籬的飛鳥，什麼都沒有牽掛，到處可以自由飛翔。

「那是一個茶杯，那是一個被人打得粉碎的茶杯；那是我的一夥心，被人挖去——血淋淋的一夥心！」

「那是什麼人呀！」

「那是一個天，天上來的天神；那是一個鬼，那是捉我生命的鬼。呵！你看那是

「夥血淋淋的心呵！」

「什麼，你說些什麼呢；你瘋了嗎，這些牛頭不對馬嘴的……」

窗外的月光，照得十分明澈；忽然飛來一大朵的黑雲，把皎月遮住，幾使全世界驟然黑暗，好像就要象徵他倆剛才的情景。

及到外面的人們，提燈走來；怪奇異的，她婆媳二人，坐在黑暗中狂叫。他們給她點起油燈，驅逐了一室的黑暗和月光，照見她婆婆的驚愕與她自己的瘋狂的情采；他們只是相顧駭愕，也不敢問一句是發生的什麼一回事，正似一走入房中，就使他吃了「禁口符」一般。

「去了！去了！去得遠遠了！碎了！碎了！碎得粉碎了！」

「什麼今夜會這樣瘋瘋癲癲的！」

「她一向不是這樣的？」

「你新鮮點，你對我說，你怎麼樣呢？」



許多人多逼住她這樣問，她更覺難堪，她哭了。

她的婆婆已經明白，請求大家暫時退出，讓她獨自在房裏痛哭一下，待清靜後再說。她也不對他們說起剛才所發見的那關於大白紙的事，但是在明日的早晨，全村的人都料想到那張飛去的「大白紙」就是良來，良雲的老婆發瘋也就爲了他了。這種傳說，對於一村的人，正如在各人耳邊都裝上一副無線電話機。

## 十二

大白紙的謠法，就這樣加給良來了。

他不敢回到自己的鄉村，正好像逃了獄的罪人，不敢回到那法網森嚴，衆目鏗鏗的街市；他不敢重穿那套白布的小衫褲，正好像殺人的兇犯，留了幾夥磨滅不了的血跡在自己的衣上，恐怕人家窺出他的破綻。他在外面，飄浮着，東西無定所，什麼人也不能曉得他在那裏。

他的家鄉——他記念着心愛的香妹留着愛罪的家鄉——他的不得不同

來，而又不肯回來的家鄉，終于在一個夜晚回來了。但是，他要去看一回，心裏還是不敢，還是怕，——怕人真的把這罪孽套在自己的頭上。

他聽到香味，已經爲了他，瘋得不成樣子了。她也不吃飯，也不睡覺，每日只是瘋瘋癲癲的狂哭，叫喊；頭也不梳，滿頭的頭髮，如野草般的糾繞着，披在肩上；衣服也不整理，扣子也不扣，——那天還自己撕破了大襟同胸口；看到什麼東西就敲她自己的裝鏡也敲了，茶壺也打了，面盆也丟了；櫥子和箱裏的衣服，也剪得粉碎了。他們追過去奪時，她只是沒意思的狂喊，叫哭；一面仍舊盡她自己的心力在敲在撕，好像這就是她的責任，——真有百折不撓之心。

良雲在店裏回來，看到這種情形，只是發呆，抱着頭嘆氣。別人勸他自己進房裏去說一聲，說：「自己的老婆，就是打，就是賣，也聽憑你的；你應當去說一聲，問她怎樣的？你看，她這樣癲得出肉掛體了，誰還可以去拖她呢？」他被他們說得心動了，心裏藏着——十分的驚慌走了進去，他還不敢近她。可憐這身體細小的，剛放

下乳頭，還脫離不了孩子氣的良雲，就是在平時，也上不得她的對手；何況她現在是入於二重人格的狀態，全身的力量都浮現在各部分呢？他說：

「你識得倒靈嗎？還不快些新鮮！——你可以靜一些嗎？你看什麼東西都打了衣服也撕了。」

她還是抱着頭叫哭；實在，她的哭並沒有一點眼泪，她只是一種咆號的狂喊。她婆婆坐在旁邊，指點着良雲說：

「你的男人對你說話，你聽見嗎？——他是你的什麼人呀！——聽到嗎？——些不要這樣大聲呼叫的，驚動了別人，——難為情！」

「什麼人呀！」她又聽到了。她當心着，抬起頭來打量，立在自己前面的那個  
人，——那是一個小孩子，那是似乎認識而又不認識的人；她們的問話，雖是同問  
來哥是「什麼人呀！」的刺激一樣，但確實已經不是了。她重復了一遍：

「什麼人呀來呀！」

大家都相信她已經對良雲說話了；很盼望他再往前勸慰；使他們的料想成功。她的婆婆也接下去問：

「是呀！你清醒了罷！他是你的什麼人？」她推上自己的兒子，要他再上前一步。

「你抬起頭看呀！他來了；他是誰！」

她的手裏剛檢着一把小刀，要把自己的手臂破了。

「她是一個罪人，她是一個影子鬼，她是刀，我要殺了她罷！」來呀！我要殺了他了！……」

良雲見她要割自己的手臂，就從背後把她絞住；她正用力掙軋時，那手裏的刀，已被婆婆奪了去。她用力一抖，良雲就當她不住，跌在地下，引得外面的人發笑。他們說：「這是有顛神鑽入她的軀壳裏了，大概是冒犯了什麼惡鬼，應該在床柱上插幾枝香，許一個願。」

可憐的小雲，又忙的去找香，去許願。

又有人說：「這是應該擺好香案，在天地神前許一個大願的。」

一個有經驗的說：「她的身上附上妖精了，應該扶乩，請關帝廟的關老爺來捉妖。」

他們提了許多議，可是他沒有件件去如法泡製，就是如法泡製了也不見得有效。

良雲家裏，正如犯了人命，好事的人，往來成羣；但是總不能使她看了倒靈，使她停止了一刻的瘋狂狀態。

良雲的父親回來了，他說：「這樣不相干呀！我們的東西不是要被她敲完嗎？現在我們只有把她鎖住，關到二弟那邊的一個冷房裏去，看她清醒了再說。」

這一夜她就被鎖在那個久沒有人進去的，充滿了灰塵的冷間裏。她在那裏，也沒有停止工作；口裏唱着不成聲的自輓歌與葬歌；兩手就在那個壁上敲起單

調的音樂來伴奏她的口裏面上眼裏；手掌頭髮衣服；什麼地方都是灰塵都是蛛網；要是有人在夜晚的狹路上遇見，必定當她是個倒死鬼；但是若是有人在白天裏，看她那副凶偉的勇敢的面孔，定要在那四壁都是黑暗中，衝破圍障，建設起新光明，而唱着勝利的凱旋的聲樂的樣子，那又要拜倒了。

她這樣幽禁在這黑暗的狹籠中，什麼地方都蓋着很厚的灰塵；差不多，那種灰色的悲哀，幾乎把她壓死；——要不是她每日仍奮勇做破碎的反抗的敲板壁的功課。

### 十三

她自己的母親也被他們叫來了；但是也捉不了她身上的「癩神」；她母親很細膩的問她時，她也像理會一些，只是不能說出所以然。大概母親的愛力也只能撥動一點碎心者的琴弦；除了母愛，想是什麼也不能撥動那緊張的，兩姓之愛的最高度的心弦了罷？

母親不能永久在她家裏住；家裏也不能隨便的聽她敲東西；那黑暗的冷房子，也不能封鎖他到死；即是以一家的家風論，也不應該留着一個瘋癲的媳婦。她這樣瘋狂的情態，誰也不能用扶乩降妖等玄妙的事來醫治痊愈。外面的謠言，則都說她的瘋是爲了良雲；她的婆婆雖則心裏明白她的瘋是爲了那白衣的人；但他們總不敢在人前說出這一樁事，說出這一味藥，這一個惟一可以醫治她的瘋病的醫生。

後來，她的婆婆也會向她的丈夫提議，要請良來來逗一逗她，看她有什麼變化；若是真的爲了這事，也可斷定一個病症，求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他不能容納這一句說話；因爲這一次試驗，無論是失敗是成功，而她的動因，却已齷齪，必至遺笑於人；這是不應當做的。至於有人在暗中撮合要把她轉嫁給良來，那更遭了那老頭子的大罵而拒絕。

「就是把她絞死了，也不該做這種傷風敗俗的事？何況來又是同姓的親

子姪，是一個沒有正當職業的新出後生呢？」

「論我的意思，還是絞死了清白

「不然，就把她賣到遼遠的荒僻地方去，譬如永沒有這個人，譬如同我們不相干的死了！

「我總嘆我們的家門不幸，不知祖上的風水，那裏漏了氣，會出了這種奇事！」

他十分有勇氣的說了；什麼人也不能反對他的說話。良雲是沒有主見的小孩，只能看他父親做事；婆婆又是一個女人，也沒有什麼更好的意見；另外是外人，不能實心的幫他們措置。大家聽了他一番宏壯的帶有氣憤的高論之後，誰也不敢再說。

但是，第一個方法是不能實行的呀！什麼人忍心做這個殺人的事呢？就是他的父親，也只能在口頭上說得激烈一點，至於說事實，早知道是不可為的。那末，他



們所取的方法就是賣，賣到遼遠的山嶼中，一面可以去了這層罪惡的面幕，一面還可以留了她的性命，使她有改過自新之望。

其實，愛的刑罰，還不如賜死了來得直截了當，什麼都比不上牠的偉大，什麼都比不上牠的高貴！那種變相的來哥的放逐，香妹的幽囚，簡直是戀愛之國裏的無期徒刑，他們不忍把她賜死，誰知她的苟生，已比賜死更爲難堪，更爲苦痛了！可咒咀的戀愛之國裏的叛徒們，你們知道偉大的愛之神聖嗎？

#### 十四

距離那一對無知的情人的流放與囚禁的時期將上一個月的夜晚，良來從流浪之王國裏，星夜奔回他所被人遺棄的地方，愛人囚禁的處所。

那是他昔日所日夜遨遊的街上，在這初秋時分，不應該走動着如許納涼的人，而且燈火輝明，喧聲鼎沸；從遠處望去，那小街的盡處，映着閃閃的繁星，流燒着如流螢的燈火，一點點的人影，就在那裏鑽動。

他幻想他母親爲他所述的，在幼年時所目睹的盜案。燈火點點，如同白日。從壁罅中射入室內爲之通明；母親們被他驚醒後，便貼着窗孔窺視。那人物的走動，正如夢境的虛幻，來來往往，燈火縈迴，甚爲迅速。那被劫的皮箱，被劫的什物，以先如小山的堆在門口，再後，就如螞蟻一般的搬取。間或放出幾响鎗聲，和「隣人們不要起來呀！我們和你無冤無仇的！起來是無好東西相謝的呀！大家不要起來！」的呼聲相和。

他在幾次的晚上，拿出這種情景回味着，又在自己腦裏加上許多實象，使他所幻想的，有所依靠。他假定那被劫的富戶，和母親住的處所，以及自己服在窗隙偷窺情形，心裏爲之震蕩。

他不曾料想得到，這次回來，正衝見這偉大的壯觀事。他心神爲之震震不甯，不覺脚步就放慢了許多。

但是，最奇怪的，那一頂青布的小轎，又是什麼呢？而且雖有幾盞燈火，却不見

有狂聲的呼喊，和驚人的炮聲，那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那裏就是良雲的家，他所繫念着的幽禁着的香妹就在那邊；他家的門還開着，靜夜的燈火，比較街上還要輝煌。在他門前立着的，進出的，都是一些不相識者；衣服都有些相同，十分粗魯，簡直是山居的賣柴人。他們好像不注視着他，他却十二分疑惑，疑是在這樣一個幻境裏做夢。但他却不相信這就是夢幻，自己就冒冒的往裏走；在那裏的人叢中，他才看見幾個村上的伯叔和兄弟們，但是沒有良雲；他的伯母也被他瞧見了，伯父也瞧見了，但是總沒有良雲。他偷偷約約的，走到香妹的房外，往裏看時，只是黑漆一般的黑暗，用力的在窗上推動，也不能奏效。他咒咀那可咒咀的雲弟是死了，——不然，也要死了！但是我瘋了的香妹呢，她是沒有死的，她不曉得我今晚來了嗎？她是被幽囚在那裏呢？就是她真的是瘋了，我想我來時，我就能醫治她的痛喲！

良雲的母親手裏的燈光射來，後面就跟着幾個壯偉的鄉下男子，他立在黑

暗中略為一避，也沒有被他們瞧見。他心中的一團如癡的疑團，直把他牽入五里霧中，沈入海底，他猶猜想着這是奇怪的夢幻。

她的燈光，照入自己的房中，那許多跟從她的，也都走入；接着那後面又來了許多的人，立在窗外。他也夾入人叢中，在紙窗的隙縫中偷望，那帶有病態而躺在床上的，不是他的香妹嗎？因為她從那時以後，並沒有吃了什麼東西；而她的過于興奮的精神，也弄得十分疲倦。從前她是日夜不睡的，在那個冷房子打板壁，發瘋話；以後就一點一點的把興奮的時間減少下去，興奮的精神停止時，她就躺上睡覺，也不管是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從前是每次睡了兩三點鐘，醒來又和剛才一樣；以後就一點一點延長，而五六點鐘，八九點鐘，以至一晝或一夜，現在幾乎超過了一晝夜之外。就是醒來時的興奮精神，瘋狂狀態，也沒有初起那樣敢猛了。所以她這時却是靜靜的睡着的。

這是不用諱言的了，今夜的鋪張，就是香妹「活離」的日子，——她的公公

所設法的轉嫁的時候，因為這不是一種光明正大的正娶明嫁，可以大擺其場面的一回事。而且嫁娶活離婦的通例，都在一個晚上，雙方說好，用乘小轎轎去，就算了事。倘使那被嫁的主婦自己不肯，那只好把她搶了上轎。

實在這次的事，那遠遠的山頭人，也不十分明瞭她的底細；他們只知道她和她的丈夫不和，所以要她離異了的，那裏曉得是這樣的一個帶病的瘋人，包含着這一段灰色的歷史呢？

她也沒有穿些什麼衣服，面孔黃黃的，——在那光耀的燈光之下，愈顯得一種可憐的使人哀悼的顏色，——額上散滿了頭髮，要是給不知她的情事的人瞧見，一定會說她是病相思。其實，你要說他是瘋狂後的精神的衰落，又何如說她是病相思，失戀；來得確切呢？

那時，她的婆婆和許多不相識的人們都立在她的床前，她還沒有覺醒。她把頭扶了起來，在矇矓中，看見這樣多的不相識者，覺得就是一些冷氣森嚴的羣鬼；

她所久已希冀着的死，如今就可實現了。

「呵！好呀！你們來了罷？我心願跟你們去，我等你們好久了。你們可是閻羅大王親手派來的呵！這牛頭馬面的小鬼呀！你對我說閻羅大王可曾說到我些什麼。咄！你們幹什麼咄！讓我……呵——啣……」

那許多立着的人，本來就預備着許多東西，待她一不對時，當即下手。他們聽她開首幾句說來很有道理，也想靜靜的等她說完，自己心願的走來，可以省了那強暴的手段。以後看她說得不是話，——全是一些鬼話，一些瘋話，他們還當是罵他們的，罵他們是牛頭馬面的小鬼，於是就動起手來。

這是他們預備着的，要使人避免叫喊的一個好法子；他只要用一手的灰或者米皮和糠，捫入那人的口中，他是無論如何早不能叫喊的了；——她就是受了這個禁口符。

她的四肢早已無力了，現在又被那人一手的炭灰，捫住自己的口，就是抵死，

也不能掙扎一句，他們把她抬着，正似一隻肉豬，——但肉豬也能嘶得幾聲，——那門口放着的小轎，就是她的赴死之路的王輿。

炮聲忽然高响，正是他來時所恐懼着的鎗聲；那炮聲直驚破了人間午夜的睡夢，驚醒幻境中的良來，穿透了他的心肝，看他們把他的香妹抬去。那炮聲中，好像說：

「不要追趕呀！隣人們不要追趕呀！同你們無關無係！」

午夜的繁星在閃耀着，（就是牠們的眼睛，）也沒有入睡，在閃閃的窺人。那簇擁着一乘小轎，打着幾點燈火的一羣野獸，奔跑般的從他的視線裏走出，投那閃耀的不可見的星空之下去。

十五

他眼看得香妹被人擁去上那遼遠的黑路後的靜夜；星光仍是閃爍着，街犬也毫無聲息；就是那階前睡着的小狗在草堆上，反側時的窸窣的細音，也能聽得

清清楚楚，他的心中如失了什麼似的，覺得腹內只是空虛，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安放那翔鶴般的懸懸不定的心旌，正如遼闊的靜寂的夜海。

差不多是半夜了；陰歷的廿六七的下弦日，已在東山排起一些旗鼓，散起幾朵黑雲，欲如猛將上台一般的驚去那些縵延着在天空的無名小卒的繁星，待打一翻鑼鼓以壯牠的聲威後，就要登台表演他那黯淡世界的慘劇。他想着：「今夜

的月，明明是爲着哀吊我的不幸而出來的，她將爲我表徵一副悲慘的形容，追上我那被切的愛人，告訴她以我的心跡。呵！月呀！我還有什麼心跡可以表白呢？就是她在轎中看到同你那爲我表徵的我的悲慘的怨容時，於她又有什麼益處呢？呵！愛人我的香妹！你在恨你的愛你，又不敢近你而看你被切的我嗎？你在咒咀你，我不敢爲了愛情而犧牲自己名譽的我嗎？呵！我有什麼名譽不可以犧牲？我這種同輕烟一樣的名譽，那裏有供愛情做犧牲的資格呵！我又何所用其逃避呢？我逃避了；我那似被譏刺，似被尊敬的「大白紙」的名字，又那裏能夠許我避免呢？牠只



是一個無形的名牌，釘在我的頭上，什麼人都能比我自己還會瞧見的清楚罷了……

一陣陣的黑雲正似一隊旅行的帶着牲口的沙漠飄迫者在匆忙的趕路牠又似一隊行軍者在曠野搭起黑慢的篷帳，大小分列着預備那長途的征客的休息，剛在東山掙扎上來的月亮，正似人們從峭壁的嶺下，爬上高峻的山峯般的乏力，氣喘喘的弄得臉兒發青；她在雲縫中穿繞了幾回，竟做了倦行的旅客，投入那最偉大的黑慢的篷帳裏長眠了。於是大地便轉成黑暗，恍如電影場中之驟熄了電燈，預備開映幾幕可怕的惡劇；忽然一陣的陰風吹來，他的四肢頓時起了變化，熱血都從表皮上往內裏一鑽，個個的汗毛管都同時肥胖起來，排成一條有條理的土堆，正如公葬場聚葬着的坟墓。不知從那裏來的潑了他滿頭滿腦的一桶冰冷的水，他的眼前一亮，黑暗閃過了一邊，香妹就在他的前面呈現。

他看見香妹是一個鬼，毛髮參差的，愈顯得兩頰的消瘦，面上留幾個隱隱約

約的傷痕，證明她的死是不是自然的。她穿上一件黑色的布衫，長可過膝，在陰風蕩漾中，找不出兩足所在的痕跡；兩手緊垂着在大袖裏面，好像很不便于提起。他想想平時在鄉村舞台上看見的陰鬼，的確是有所根據；不過在舞台的表演上，怎麼在鬼的耳際裏，都夾着一束白紙，不知是什麼意思？他正想到這裏，待再留情看時，她的耳際裏的一束白紙也飄飄的拖着，愈襯出牠近旁的眼圈的紅大。

他正欲退避而不敢退避時，香妹已經飄到他的身邊，似悲似哭的向他訴說：

「我不是可怕的人，我就是做了鬼，我也永久是你的愛者，只要你不要忘了我就是了！

「我是爲你犧牲的，我是爲愛犧牲的，我並沒有如他們所傳述的那麼發狂，我只是神經過于興奮罷了！

「只是你也有些可恨的：怎的在你那夜走了之後，就使我永遠看不到你的影子呢？我是爲什麼的？不是爲了你，爲了那可尊敬的愛，我怎麼要這樣發狂

呢？我要全成了我倆的愛，所以什麼都心願犧牲！只是你喲！你却爲了你的名譽，不敢來顧一顧我這被幽禁的囚徒了。

「但是，你可憐的柔弱者，我仍舊原諒你，我仍舊愛你如我倆生時一樣，只要你肯跟我來，——跟我死！我仍舊……」

她說到這裏，就張開她那久垂的大袖，要撲他入她自己的懷中親吻。他的心已沉寐得如平靜的「死之黑夜」，什麼也不能翻起牠的微波。他已經昏迷得多時的，神經，這時驟然的受了打擊，瀆上一頭皮的熱汗。

一顆流星在西方閃過，正如天門裂開，透出白日一般的光線，瞥眼間使世界的景物驟時增加顏色。他的眼睛一斜，只見西天盡處，還留有一線白光，繚繞多時，才歸消滅。仍是一個靜夜，天上的幾夥大星猶是閃閃着；無力的月亮，也掙扎到黑雲的邊緣，露出半個影子，報告她又要出來，照臨她所該照臨的大地了。

他清醒轉來，眼前却沒有香妹的鬼，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他悵惘着，胸中毫無

所有，除了恐怖和哀悲。

「我不能再見我被劫的香妹了嗎？我不能使她再看見我這無足重輕的名譽的吝嗇鬼嗎？呵！香妹！我也仍舊愛你，希望再如我倆從前一樣。但是，香妹！你現在怎樣了呢？呵！我恨不得剛才就趕上他們去。呵！香妹！你還沒有死罷！我總要來看你的。我不能丟了你。我總要來看你的，我不能失掉我的靈魂，看自己的靈魂飛去，看自己的靈魂被人家捉去；愛就是靈魂，你就是我的靈魂。香妹，我明天就要來看你了。」

十六

良來重回到自己的村上時，在第二天的早上太陽還沒有出來以前；因爲他在昨夜的深夜中，不喜歡去打他已在睡鄉沉醉了的孤獨的父親之門，所以就順便的離開自己的村上，過一夜飄浮的生活。但是他仍舊沒有去睡——複雜的心裏也不能容這安靜的睡神侵入；眼睜睜的看着東方漸漸地發白，不由自主的閉

脚，載着一副無用的頭顱和身軀，走到天明：

村上的人剛才起來，就披著衣來開那向河的門；新放出來的小雞在門前飛躍，那些小鴨們，却早走下河裏去了。也有幾縷炊烟，在屋背纏繞，正如晨光中湖面的蒸氣加上幾多彩色。幾株多葉的老樹，在屋角參差中點綴着，他真覺是一處別緻的鄉村，却忘了自己就是這村中的人物。

他錯悔昨夜沒有探得香妹被劫的去處，所以今晨特地來村上偵探；希冀在他們的談話中，得到一個所在，可以作有目的的探求。

一種帶諷刺的偷偷竊竊的聲音，使聽到的人，怎樣也要起一種反應的，就是那邊兩三個小孩，還膠着眼毛，指着他在說：「大白紙，」「大白紙來了！」

他本來要同他們計較的，但這時也忍着走過了；因為住這村裏的都是他自己一姓，就是剛才輕嘴的小孩子，也都是他的堂弟或小姪，而且他此時的心緒，又不是平常的時候，容易被激動的。

「良來！你這差不多一個月的日子都到那裏去了呢？真是隱山修道了嗎？怎的我連半個影子都沒有見到！他們都說良雲的老婆是你害她瘋了的，你那天剛穿上一件新的白布衫罷……」

「就使真的如此，青年人也沒有什麼；何必避了不到村上來的呢？況且現在良雲老婆已經轉嫁到青峯了，對你更沒有相干。青年人不是這樣冒冒失失可以做事的；你該自己立定主意，選一樁職業。不是我做大伯的說你……」

他原來是爲探聽她的去處，而來這一個所在的，現在聽他的老伯父嘮嘮叨叨的說出這一個地名，就如一枝強弩，正中的穿過他的心頭，使他再沒有話說。

他的火熱的心弦，對於他的兩脚，正如一枝滿弓的箭；牠的機括一轉，就可飛也似的飛奔。他離開了那個老人，也沒有說一句告別的話，走上他所要到的青峯道上。

動身的清晨的時候，太陽從他的背後射來，投射一個瘦長的人影在他眼前

移動；他便急據的，要努力的趕上，踏住他那瘦長的頭影；但是奇怪的事情，却如着了魔術一樣，使他只是不住的追趕，却不能趕上了一些。他追逐那個人影，正似追求他已失的愛人；他幻想着這就是離不了他自己的愛的心影，一時追趕不到，也正似他的愛人却運般的離了自己的象徵。他的勇往的心神，却不能爲那遼遠而渺茫的心影所阻止，終有一點點的被他趕上；牠那趕上的程度恰與他所走的的道路，和時間成正比例，這正可以表明他的舉動是在有效律以內的。以前他的人影是瘦長而且渺茫，以後，就一點點的被他趕上，同時一點點的縮短，一點點的明瞭，待到他在山嶺中回看他所來處的城市村舍已經隱約的繚繞着午炊時那個人影已經被他趕得縮短到無可縮短，就附在他的腳下行走。那時他將要重見他的愛人了。

## 十七

青峯是一個山鄔裏的鄉村；凡是到那裏去的人，除了取道那高峻的青峯嶺

以外是從什麼地方也走不到的那裏一共有幾十個小村，牠們每個相距最近的也有一兩里的高低的山路，但是他們對外人說却說是同村；——雖然牠們各自又有小名字分別的。青峯是那幾十個小村中最大的一個，比較上也多幾個像樣的筋肉發達的美男子，和幾間磚瓦的樓房；因為那邊的居民，差不多每年為勞頓所致，從小就積勞成疾，而各部分不得均稱發達的；至於他們所住房屋，大半都是茅舍，瓦屋已經是上等了。

他從青峯嶺巔的叢密的小松林間望過去，那裏仍是一處廣漠的曠野，小山如土阜般的估據着，村舍就隨便的在那裏羅列。那是一支潺湲的澗水，澗內碁布着許多崢嶸的石塊，流水在牠的脚下震怒，激成一種飛濺的白沫，咆哮的吼聲，隨着清風送來嶺上。他走下那個嶺頭，前面就是平坦而屈曲的羊腸小路；轉了幾個轉灣，穿過許多短短的茶葉樹的旁邊，才走到在嶺上看見在眼前了的村舍的門前，在這邊隔着小橋望過對面，那邊門上還帖着一副簇新的紅紙對。



這一副鮮紅的紙對，對於他那已經忘却一切的空虛的心境，竟具有一絕大的刺激。他心上的傷痕，正如脚上一個凝了瘡痂的瘡口，在工作倦了忘却牠的痛楚時，却被隻小雞好奇的啄破了。呵！可怕的紅紙對喲！你對於他的傷痕，恰似一隻小雞。他的心驚跳得異常，痛苦得無可言說，眼看着自己的心，血淋淋的被幾隻尖銳的小雞的嘴甲所啄搏了。

他從這副鮮豔的紅紙對的幻像中，耳鼓裏忽然覺得鑼鼓喧天，人聲鼎沸，在這許多嘈雜的聲音中間，夾着幾句「新人來了，」「花轎已到門口了」的呼聲。他的心怦怦然跳動，忍着呼吸，夾在衆人中間，走到她的轎前。那時轎門剛才半開，她蒙着雙眼，做出一副悲慘的愁容，無意間抬頭一看，只見她從小的伴侶來哥立她的面前，死命的把他一釘，才又悲慘的低下頭來，蹙着眉頭，把幾千百担的傷感，都重壓到眉峯底下了。他的已經震蕩着心旌，又怎能再當得她那死命的一釘；他的心幾如古舊的大鐘，已經經不住這重重的打擊，早就要震裂了。他不敢再立

在那邊，就一閃的跑走，不心願在那裏被各人看出他的心迹；鑼鼓仍是喧嚷着，那一聲聲重重的敲打，都像打在他的心上；那已經破了的發出謝聲的大鑼，正是他碎碎的心的表徵，在和牠共鳴。這便是香妹嫁到雲弟家裏來時，永久不滅的留在來哥腦裏的幻像。

他將自己的心從沉在幻想之淵中抽出時，眼前的景物猶使牠不住的跳動。他走過小橋，覺得橋下的水也在與他作難，故意裝出可怕的聲音，來使他心胸震蕩。他躊躇在那邊橋頭，追想着剛才幻影般的往事；他覺得這是一個新興的國土，他們異國的人民是沒有什麼名義侵犯他的邊疆的。他的心真如置身異國一般的空虛，不知用什麼語言才可以在這國內通行；他真不如出使蠻邦的使臣，可以用那些呆板的固定的名稱，去求見他所要求見的蠻主。但是他呢？他將拿着什麼名義的旗幟呢！他將套上什麼關係的冠冕呢？他那急于會見的心，正欲如脫兔般的趨往他的愛者，申訴那闊別的情感，却被這思維名義的鐵鏈所繫住了。

門內走出一個穿青老布衫的人，正是他昨晚在街上看到的那些人的標本。那人瞧見他這樣躊躇顧盼的神氣，決定他是一個異地的生客；走了過來，問他是在找尋什麼。他惶惶中，更沒有相當的言語可以對付。

「貴處……有一家……新做了喜事罷……」

「是的；就是這裏，你老兄……」

「我是從她家裏那邊來的，她是我的……」

他說到此地，什麼也說不出來；好像有神在他胸裏，向胸板往外的敲，同時舌根就好像被什麼制住，他掙扎得臉上滿是血了，還不能自由。那人看他的神色，早已料想到百二十分；現在聽他口中說出「是我的……」幾字來，那是他兄弟的新人的親屬是無疑的了。瞥眼間，門內又是走出兩個男子，和幾個小孩子；那隻山獬的黃狗，從未見過面世的家奴，見主人們這樣的對待一位生客，也莫明其妙的吠了幾聲。在第二次走出的兩三男子中間，有一個穿着新的竹布大衫，頭上戴着

紅珠子的尖帽，兩頰胖胖的，稍或綴上幾顆白麻的男子，因為他的竹布大衫穿得神氣，和他走動時竹布發出的吱呵的聲音，就格外使人注目，他好像認識良來似的，就招呼他進去。

那是一座三間並列平房，從大門一直對進這一間，就是他們的禮堂和會客室；新人就娶在左邊的一間邊房。良來被他們請了進去，呆怔怔的，一句話也說不出。那穿新竹布大衫的麻子——香妹的買主，從昨夜起的名義上的丈夫，格外來得殷勤，他們誤認良來是他的兄弟不住的稱他「舅舅」，「舅舅」。

良來的心情，早就離開了他的軀體；他們對於他所恭維的說話，一句也沒有聽到。他想到把他香妹劫去的仇人，就在他眼前，他想到他同他的香妹別後，已經多時；他更想到她瘋狂後的情景，和昨夜被劫時的情形……除了把他當即就葬入香妹的胸中，使她自己細細的發掘以外，什麼話也沒有了。

香妹從昨夜被他們搶上轎後，就如將要被宰殺的肉豬一般，用幾根柴繩縛在轎內；她的帶病的殘軀，已經掙扎到氣息奄奄，直如死去一樣——只有鼻孔裏出入着一根絲線般的呼吸。聽說到青峯時，雄雞已經啼過二次；他們把她拖入一個異樣的房間，摔入一張放有青花新被的床上，她的鼻腔裏，頻頻攢入一種老青大布新染的靛青氣息，但不久也就入睡了。

不知在什麼地方；天色是十二分黯淡，好像已是晚上的情景，香妹自己覺得是在一座空曠的黑暗當中，追尋那些幽香的野蘭；不知自己的身子已經飄忽到那裏，就非常的驚詫。他又不知在一個什麼地方，只見脚下踏得沙沙的响，好像是在溪灘的石上；在這黑暗迷蒙中，她看見一株柳樹在向地搖晃。她走了過去，不知怎的，來哥就在柳樹的後面跳了出來，勇猛的把她抱着，亂跳亂竄的哭泣……一會兒，她好像與來哥一同睡在床上，他們都呆呆的躺着，一句也沒什麼話說，好像自己已是死去，倒在她外邊的來哥，也只是個影子……一回頭，只聽見房外有許多

的人聲音也非常的嘈雜，接着良雲走進房內，許多的人也跟了進來，她已與來哥呢，好像一點不覺得似的，仍是非常的大胆，若一點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曾發生般的騎着。不知怎麼一來，良雲手裏拿着幾根繩索，就飛了過來，把她和來哥緊緊的縛住。他倆也盡命的掙扎，那裏能夠掙得脫呢？只落得滿頭滿身的熱汗。在這個當兒，她忽然覺得自己和來哥，都是反縛了的；大家都是背靠着背。粗笨的背部，那裏能如胸口一般的知道體貼和安慰呢？不多時候，好像他們要把他倆用竹槓抬去，丟入那邊的深潭裏，讓他倆沉死。忽然間，香妹覺得身子一輕，飄忽不定起來，她知道已經是被他們丟下了。她覺得在這生死關頭，自己毫無挽救餘地；想到來哥，又覺自己的背部並沒有縛着什麼東西，來哥却不知那裏去了。飄飄然的，飄飄然的，多久多久的時候，她的恐怕的心，和時間成正比例的增大，驚蕩的心，和飄蕩的低落，成反比例的提高；及到她們增大得無可增大，提高到無可提高的時候，她才覺得自己的背部是重重的跌入水面了。那水面如石板般的，直把她的靈魂和

身體跌得粉碎，正如一個磁器的瓶子，碎得片片，往外飛竄；她驚恐之下，忽然張開眼睛，覺得自己還躺在一張各異的床上；剛才從高高的涯上丟下來的，只是一個個夢。她追思着這種夢境，就不知不覺的狂哭起來；在無意間，她又發現了在她的身邊，同被覺睡着的一個魁偉的男子。她在驚異間，回想至昨夜的情景，才明白躺在身邊的不識面的男子；就是她現在的丈夫。她稍一清醒，坐了起來，但頭却層層的分裂；房中充滿了異樣的空氣。

那時黑夜已經陷去，太陽已在東方預備出來表演一天的日戲；天色微明，從窗隙中，和小鳥在枝上唱歌的聲音，一同鑽入。她忽忽的起來，頭髮飛散着；因為昨夜臨睡時沒有脫衣，現在反覺得便利。她掀開被窩，也沒有想到另外有什麼人睡着，就沒有蓋轉。把門開了，外面的天，還蓋着許多灰色；好像告訴她灰色是逃脫不了的現實。她在門外向東面西的跑了一週，坐在隔壁的客堂裏苦笑，好像自己有什麼會心似的。接着又哀哀悲悲的哭；及到有許多人起來站在她面前看時，她又

哈哈的笑了，真是她的淚珠還沒有流到嘴邊呢！

這種事情，對於青峯一村裏，還算是罕有的事；於是就把這消息傳遍了全村，大家都詫異的說：「那裏有這種新婦的呢？」

到吃早飯的時候，她又平靜了；在那村裏的許多婦人當中，要算她的阿姑算最賢慧，她同了一個隣舍的女人，七七八八的，說了許多話，才把她勸入房間裏。她呆呆的坐在床沿上，她的阿姑和那個鄰婦分坐在她的兩旁，每人都牽着她的一隻手。她的臉上一點也沒有表情。直延長許多許多時候，正似冬天冰結了的慘雲。

她沉靜了的心思，忽然被一種微細的聲音蕩動了；她的心裏忽然驚跳。她只覺這種聲音，對於她是有關係的，就如她自己心內排着的心臟，是被繫在這一種很熟識的聲音中的，現在却被她掣動了。她的耳鼓裏，好像什麼人告訴她似的：「你快出去呀，你的來哥在外面呢？」她就提起精神，從她們的手中把自己的手抽出，如機械一般的飛往客堂。



那坐着的正是來哥，那被他們圍繞着稱呼爲「舅舅」「舅舅」的正是她的愛人來哥！

愛神是十分偉大而高貴的，當她鎮攝着威嚴的面孔，吩咐那一時可憐的愛人擁抱時，誰也不能阻止！香妹從房中跳出，覺得自己的身體是非常輕盈，不由自主的飛了過去，也不管什麼人的干涉與認否，只是把他盡命的摟住，死也不肯放鬆。來哥本來是被他鎮攝住不敢開口的，及看到香妹時，心裏更爲驚跳。現在他倆已緊緊摟住了，他剛才驚跳的心，正如一隻出水後的小魚，又把牠輕放入水裏般的妥適了。他倆的心，始而驚恐，繼而歡喜，繼而悲哀；終于歡喜，是暫時的，隔離了的愛心，却被悲哀永久佔住了，同時他倆面上的表情，也由驚訝的呆板的神氣，鐵青的臉色，一變而爲欣笑的神氣，臉色由青色漸漸轉成紅暈；接着就如一陣陰風，吹聚來一天愁雲，吹皺了一池靜水，更吹來了一陣悽悽的雨珠，——他倆的面上，

確乎是如此轉換的。最後他倆就相互的哭泣起來。

不是愛之王國裏的人民，和不了解愛之神聖和偉大的禮教之國裏的土著，那裏永久能應許一對可憐的愛者，在自己的面前行自己所認為瀆襲的事呢？而且在那種情形之上，他們看來，無異乎一個商人買了一大宗的貨物，忽然又被那賣主搶回一樣。他們那裏肯呢？他們並沒有想到有什麼事會在把良來招待進來以後發生的；但畢竟是如此發生了。他們眼看得他倆的熱愛情形，他倆的愛戀的偉大和神聖，誰也不敢先說一個不字。只得也追隨在他倆的表情裏，坐在那裏呆看。他們的臉色最初也是驚奇，次之，就是疾妬和憎惡了。但是他們在最初的憎惡時，什麼人也不敢下手；最後那個臉上帶有白麻的偉男子却最先動手了。於是他們都蜂擁似的集着，嚷嚷的把他倆抱開。霎時間，那裏如犯了人命，全青峯的男女老幼都跑出來看這奇異的故事的表演。香妹被他們拖入房中，重演她昔日的幽禁生活，外面被人看住。來哥却被他們緊緊的縛了起來，打了幾下柴棒，拉到青峯

嶺頭，把繩解了，吩咐他說：「你若再來青峯時，不管你死在這個青峯嶺上；現在放回你的活命罷！」說了，就往下推。他一連的跌了幾步石嶺，終于自己掙扎的站住了；回頭看到嶺頭，他們還在看着，向他丟石塊。他沒可奈何的走了。

他幾次想重回青峯，一看香妹的情形；說一句安慰的話，就死了也沒有後悔。他又悔當時，不應該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抱頭大哭。他又想到不知他們待她怎樣；她的急性，不知是支配她死呢，或是支配她活。他終于躊躇不敢上去。太陽已經斜西，他伴着他的人影，且走且顧的走下青峯嶺，及至他回顧到那在山頂上看他的惡漢，已小到如同一個螞蟻在山頂時，以後才漸漸的看不見他的形蹟。

他氣憤的走來，在蒼茫的傍晚時，他才回到自己的家鄉。他偷偷走進家裏，他父親不在，又偷偷的走出。他把這事盡量的葬到腹內，什麼也不在人家前面發掘。他從家裏走出之後，覺得自己的身體是非常空虛，好像在做夢。青峯嶺的事情，不過是夢境中的一幕。他的身體如落葉般的在夢境般的黑暗世界裏飄浮，什麼地

方也沒有歸宿。一直到了現在。

(四) 飄浮

二十

我剛走到九灣衙頭的街口，我的心想起那時倚在小門的月波的女兒，我的有靈感的兩腳早就得着命令似的，折入衙內了。那裏是兩座高偉的石牆夾成的狹路，一邊是一座果園，一邊就是月波的住宅。幾株靠近牆壁的蘋果樹，伸出牆外俯看着牆下的綠蔭和自己的紗紗的情影，正似一個懷春的女郎，靠在窗口，期待她的約會的情人。日光已將她的情影移到對過的牆上，牆下的綠苔和小草，更顯得膩媚而輕盈；我在那裏徐徐的走過第一個轉灣，就覺有一種新鮮的帶着泥土的毒苔的氣味，如爽身粉一般的撲了過來，使我的心身，如脫了一套熱鬧的羅網。

月波的小門是緊緊的關着，蘋果樹的葉影在牠的上面搖晃，那含着兩個笑暈在兩頰上的月波的女兒，和那立在第三轉灣的牆下的金水，都沒有在那裏了。

那天是細雨迷蒙，加上那新來的秋風的打掠，就不能如志的使那雨絲垂直的落地。我沒有雨傘也沒有什麼可以遮雨的東西，跟踉蹌蹌的在人家的簷下跑着，從這邊跳到那邊；正如在我頭上翻飛着的那幾隻小雀。但我並沒有過敏的神經，說牠們是我的同調，是我的徬徨無着，在風雨中飄流的象徵。我決意要折入「九灣街頭」來走，因為牠的兩面的高牆，很可能阻當那斜飛的風雨，我走入那裏，狹小的石路並沒有溼透，只是那些莓苔在臉上露出一絲絲的潮潤的醉意；牆頭的蘋菓樹葉，毫無意思的，讓那些雨點在葉面上站立不住時，跌了下來，看牠鑽入石縫中去。

我走了幾個轉灣，覺得額上的熱汗轉成冰冷，如水點在葉面流動一般的，將要下來。我拿出我的手巾在張皇的拭着；差不多要把兩隻眼睛都要覆蓋住了。我不期然而然的把脚步也放和緩了。

我在一瞥眼間，看見前面有一個憧憬着的人影衝來；仔細一看時，就是金水。

他見我這樣注視得特別，以爲我有意和他爲難他的面孔就象做了第一次的小偷，就被人瞧見了似的，驀然的連耳朵都紅了起來。他很慌張的，如口吃一般，問我到那裏去；我輕輕的還他一個冷笑。他就走過了。我向前走了不上三步，心裏總有些牽掛似的，好像什麼人在我的心裏說，「再看一眼罷，他的舉動有些曖昧呢。」我回頭看時，不提防金水又在那里疑我要和他倒坍，再要回頭監察我的眼光，又炯炯的遇到了。我倆的兩道眼光，直如幾把飛刀，在空中糾戰，相互的要挖穿各人的心肝。

我轉了一個轉灣，聽見碰的一聲關門的聲音；我推想她是送他走後，一直就倚在門口看他走的不見了才關門的。這一灣街頭是和斜風雨同一個方向的。細雨沙沙然從對腦門飄來，我就放開脚步逃走。大概我的鄭重的踏在細石上的急切的跑聲，再加上那沉重的空氣和兩面的高牆，早該我的腳聲送到小門內的心裏了。我跑到她的小門口時，那小門又呀然開了，同時那句清脆而悅耳好聲

音，就在我的耳朵裏蕩漾破我的心肝了。

「你爲什麼又跑回來呢？」

她的全個的玉影，隨着那漸漸開了的門，一點點的和那句說話的清麗婉轉的音調，顯現在那個門內了。她站在門內時，聽着我那急遽的腳聲，料想是金水忘了什麼才跑回來的；因爲她的心已經繫住在他的身上了。現在她看見跑來的不是金水，却是一個身材短小的我；她的心和手，就和那開着的門一同顫抖起來。她的臉上忽然失了血色，宛然是罩着一層失驚的白幕；但是新紅的嘴唇，却轉成黑色了。她驀然間受了這個異樣的羞辱，就如觸了電流一般呆呆的站住了。待一凝神時，丟了那扇小門，回頭就跑。

我是一個有「小心肝」的人，那時所發生的情景，實在都可以在我的意思中找到的。當她開出門來，說出那句最會鉤人靈魂的說話時，我只是回她輕輕的笑，在我的笑聲中，我的眼光就上下的打掠了她的全身，我的喉嚨，就兀兀然要向

她招呼，同時我的心房，也有些跳蕩着。我一腳不停留地走了過來，及到她跑進去時，我的心又被牽住了。我重新退了幾步，在她的門外張望，可是並不見她的人影，我又向前走了。

朋友們多訕笑我，說我喜歡走「九灣街頭」。我騙他們說走「九灣街頭」，靜一點，實在就是受了那次的暗示。

現在我又走到她的小門的門前了。可是小門仍舊關着，門上只有一團團的蘋蘗樹的葉影。我細細的在那門前站住，在移動的葉影中，我在小門上發現了一個隙縫。我不知有誰逼迫着我，要我往這隙縫上偷窺。這一個動機的意思，是說裏面的她，是坐在門後等待金水的，你要是一瞧就能瞧見。我的心並沒計劃，瞧見了她又有什麼好處的心事，便聽從了那不知誰的命令，俯下頭去了。這真是一種不容易做得成功的工作，因為我的兩隻眼睛，不能同時平正的在瞧；於是，我就左右移動着讓一隻左眼靠着板門，左眼的眼光如愛克司的光線一般的灣了幾轉，透



入那扇門內。那裏是一片的遊廊，和幾株廊柱；那裏是一座石橋，和橋上的花盆；那遠處的隱牆下面，還有一口魚缸和魚缸上面的玫瑰，牠們當中，除了魚缸和玫瑰花叢以外，我所看見的都是不完全的局部，我用過敏的腦筋把牠做成整個的。我的眼光，在那邊四處飛着，却找不着牠所要停留的地方；牠正在空中徬徨的迴旋着，沒有什麼歸宿的地方，我的心也隨着眼光飄蕩了。

在不提防間，我的背部忽然受了誰的一拍；同時，我曲在前面的頭部，往門上一衝，我的耳朵就雷鳴一般響了起來。我一面恐懼着裏面有人追出來開門，一面憤恨那意外的頭皮打擊的疼痛。我回身就罵；但當我罵語到喉頭時，又輕輕嚥下去了。因為我驚恐我的罵聲被裏面的人聽見時，我已經瞧見是我的朋友白大紙了。他說：

「你在此地幹什麼——你又想偷他的女兒了！」

我經他這樣一說，我的已經練習成不容易發紅的臉，如今又紅起來了。我忙

止住他，要他不要這樣聲張。

「不要說着玩罷，我正經是來找你的呢？」

「你到找得好呀！在人家的門縫中找我。」

我不由得也被他說笑了。我說：

「我正欲找你呀！竹坡在那邊演戲找你一同到竹坡看戲去。」

「我不知怎麼的了，覺得小四的家，簡直是一個比北冰洋還冷的冰冷的世界；小四的老婆的眼睛，也是兩顆堅冰結成的，穿透我心肝的彈丸。今天總有些奇怪，我在那邊覺得討厭就跑回家中，走到家中，見着我那年老而討厭的祖母，又覺得家中是不可暫留的；我無意中再想走回小四的家時，却到他的門前，又折了轉來，要來找你，我們還是到那裏去玩罷，那裏是可以容留我們的地方。」

二十一

竹坡是一個離城八九里的小村，背山臨水，四圍都繞着修密的篁竹。村後的

山腰裏的九叢小竹，遠遠的望去尤其是絕像中國古畫上的題材，牠那修短的齊一，牠那着色的均勻，牠那錯雜的別致……當那太陽斜照，透過幾塊飄泊的雲影，射到那一片修竹叢中，顯得更是嫩黃時，微風徐徐的搖着，清脆的聲音輕輕的唱着，我們的感覺，不知要追溯到幾千百年以前的隱士生活了。

我們到竹坡去時，須要走出南門，延着那淺淺的溪流，倒溯上去，再經過一叢柳林，和柳林叢中的小橋，穿過那廣泛的原野，就可以望見竹坡村後的山腰裏的竹林了；我們再走過一通長橋，就可到竹坡了。竹坡橋下的流水，就是城南門外的上流；牠是一直從高峻的山巔，匯成半天的飛瀑，傾瀉下來的。

城南門外，也有一座高偉的石橋，橋下砌成巒石的石埠，那一步步高低不一的石級，可以在溪水漲縮時，任婦人們在上面洗衣。年輕的婦女們，在深居簡出的家庭中，差不多以這個地方為交際場，或是談話室了。她們隨便的跪在石級上面，敲，砧一聲聲的敲着，潏潏的流水，一聲聲的和着，於是她們就隨意訴說她們自己

的心事了

然而，我們呢，我們青年男子呢，更是以這個地方爲惟一的尋芳的所在了。我們在久雨初晴，嬌陽剛在把地上的溼氣蒸起時，就能看到三三二二的洗衣女子，提着一竹籃的久積的衣服，嫵媚的走往這石級跪下。若是我們在橋上看時，我們可以看出那個水影，一對對的和岸上的女人相對的跪着，煞是別致；只可惜這一時的沉靜的影象，不能當得住她們那水波的振蕩罷了。

我與大白紙走出南門時，他一溜烟的就折灣到那座橋頭。因爲他在那個牆角的轉灣時，早瞧見一個青衣的女子，還拖着一條辮子的，提着洗衣的籃兒，走往橋頭去了。

我在那個女子的背後的一條辮子上，從那一節很長的紅絨線繞着地方，想起小四老婆的頭頸，我的鼻官裏，就充滿一種油膩而帶有鹹味的髮臭了。我的心中，開始被恐怖的思想佔住了；我不知追逐婦人們的髮臭，是可喜的還是可悲

的。我的耳朵裏，好像有人告訴說：

「這是一種愛的象徵當你的心從愛的境地被放逐的時候，你就能了解那裏充滿的是什麼氣味，你就能從心坎裏發出憎恨的心去厭惡他；但是，當你又想去歸順牠的時候，你又可以聞出牠的氣息是一種引人的香味了。危險呀！愛的追逐！」

但是我的心並不以這種話爲然；說愛的追求，是少年人所應當的。只是飄飄然，自己的心，無所歸着時，才是危險呢？

我匆匆的趕了上去，那個女子已經走下石級，和那些先到的女人們相互的招呼着；一面呢，她就放下那個帶來的跪墊，順勢跪下，把那籃內的衣服一件件的翻了出來。那裏一共跪着的有五個人，一個就是那新來的拖着辮子的少女，兩個是梳上頭髻的二十一二的少年婦女，還有一個五十餘歲的皺紋滿面的老婦，和衣服淨素的看似新寡的中年婦人。

那五十餘歲的老婦，沒有帶着許多東西來洗；她遲遲的立了起來，兩手緊緊地在膝蓋上一按，同時全身的筋肉，好像就加上一種新生的力的樣子。她右手只有一籃青菜，左手拿着一絞溼的布片——看去好像襪子或是小孩的衣褲。她的左手提得甚高，好像左邊的重量，把他壓的高了起來；正如天平上的忽然失了平均。她同她們說了告別話，就一級級的走上石級來。

現在，那邊又只有四個女人了；但是在我們的心坎中覺得這老婦人去了，是放鬆了一個束縛，我推想着她們，也恐怕和我們一樣罷！

我們在橋上咳了一聲嗽，她們的四雙眼睛，不由得同時舉了起來，分成八道進路，向上我的身上集來；我一時覺得我的榮幸！我的身上如洒上中秋的月華，我的心旌如聽見天神的啓示了。但是，她們的眼光裏，是帶着一種卑視的神氣，一瞥間，又低下轉去。我在這瞥眼間，發現了那個掛着紅瑪瑙的耳珥的梳頭髻的少婦，在這四人中是最美的一個了；次之，就是那中年的新寡；而另外的一個梳頭髻的

却是最不好了。

我的眼光完全集注在那戴紅瑪瑙耳珥的女人的身上；我在她身上，發見了幾處異樣柔美：她的烏黑的額髮，是稀疏的覆蓋在肥嫩如蘋果的臉上，水光搖幌着，反射在她那朶朶紅暈的兩頰，更顯得別緻；她的手臂，柔白而圓混，露出在高高的袖子底下，在澄碧的溪流中翻弄着，幾疑是一枝海龍宮中珍藏着的玉珊瑚。她的兩手一上一下的把衣服擦着，她的高聳的乳房就馴熟的在上下擺動。我在她那乳房的擺動中，覺得她的全身心正充滿了一種活潑而生氣的動力，在每個的細胞中，都如被晨風唱醒了的小鳥。於是我的靈魂，就乘着我的兩道眼光的路線載往到她的身旁停泊着了。

但是，他——大白紙呢，他却說那個拖辮子的少女最有趣。

我又走了回來，很鄭重的一聲咳嗽，又引起她們的注視，我毫不他瞬的眼睜睜釘着我所歡喜的那人；她呢，她的眼光，同她們一道起來，却停在我的面上，落後

了許久還沒回去，直到了她們把衣服放下水裏時的水花濺到她的面上時，她才丟了我的全身，趕回她的同伴們去了。

我在這樣的一瞬的對視間，我覺得我的身已經擠在東嶽宮戲台下面的人叢中了。那是一個初受，看戲的人，已經有裸着上體的了。太陽在頭上晒着照得看戲的人們汗水直流，都往屋簷下，或者買涼水的帳篷下躲避。我呢，因為站在人叢的後面，看不到那台上所表演的是什麼東西，就跑到婦女的櫳下去。她們都穿着輕鬆的夏衣，眼睛注在台上，無意地搖着扇子，——正如許多蝴蝶的翻舞，——却沒有顧到在她脚下的我了。我在那高檣子的木擋上，一步步的扳了上去。很危險的支着兩腳，站在一個穿着官紗的上衣，搖着團團的絹扇的少女前面了。我自己覺得這個地方是我的新世界，我在那裏，才是看見一切做了出人頭地的事了。我呢，我猜度她，也一定不覺得我是討厭的；她的扇子不住的搖着，涼風帶着她身上的肉味，一陣陣的送了過來。我回頭看了她一眼，我又站進了一步；我因為覺得她



是很可以和我相近的，所以我又站進了一步了。再後我一直站到她的前面，差不多要把她的眼光全遮住了；她用扇柄點着我的背部，叫我不這樣一步步站進去。我覺得她的說話透進我的心耳，使我的心酥，我的舉止就顛顛着了。我勉強的去把牠忍住，紅着臉兒，回頭看她時，她却假裝沒有看我似的，過意地把項頸提得高高的，注視着台上。我的心，也就平靜下來。我仍舊沒有看着台上的戲。我只體認着我身後的肉香；我把眼光移到了台下的人頭上打掠，我覺得有人在監禁我了。我的臉孔又紅了起來，不禁一陣陣在燒。我好像有人告訴我是一個男孩子，不應該站在女人的面前。我的心慌張着，我的支着的兩腳就顛抖起來。一會兒，我看着台下，一會兒，我回頭看她，我的腳更震動的利害了。我想轉身下來時，却是受了電流一般，好像被意外的力推倒了。奇異的一瞬，我竟然跌入她的懷中，她緊緊的用雙膝把我支住。同時，人叢中起了一陣震耳的呼聲，我覺得我的心液，就箭一般的奔跑。她輕輕的把我一推，說一聲：「你怎麼的？」我就如戴了一個罪人的

標幟，一溜烟的鑽入人叢了。

「呵！那不是四年前的她嗎？」我把從前的回憶，翻了轉來之後，覺得是很淺巧的。

「但是她又是月波的女兒！那的確是三年以前的月波的女兒。」

我的心坎，好像有人伏着告訴我，我也驟然覺悟過來的。

那一定是的，東嶽宮看戲，不過是姨母她的家裏，呵！我真糊塗！我怎樣不在「九灣街頭」看到她和金水私會時便推想到是她呢？我在小四家裏已經糊塗了兩年了，怪道我沒有把她聯想作一個。

我在橋上來往的走了幾趟，我的眼光仍然釘在她的身上。我幻想着她的豐滿的皮肉，就是剛才出籠的饅頭。

我還想着她怎麼會在這裏呢，我怎麼剛才還在她的門隙窺她呢，那邊已經走出了一個男子，抱着一個不滿週歲的小孩，走到溪邊叫她。

「你洗好了沒有？小孩子要吃奶了，他不要母親（自然是小孩的祖母）抱我，又不會抱他，而且家裏有客呢，母親起來燒茶了，她才把小孩子交給我；

你回去罷，還要燒點心哩！」

他的說話，好像句句對我說的，何等柔和而清瑩呀！我們在這一種聲音中，多少總可以體貼出他倆的愛好了。

我轉眼看他時，那正是金水——是的，金水是住在南門外的，他倆是何等美滿呀！在結婚以後的小家庭中，又創作了這樣一個愛的愛兒了。

我不敢正看金水，就順便的在側道上隱過，我覺得是有至高無上的樂趣；做人要像他一樣的，才算是享受人生的幸福。

我想到這個地方，我覺得我自己的心是有些酸的；但是，一會兒又被微風蕩散了，仍舊上竹坡去。

竹坡橋下的流水，比起南門橋下的婦人們的玉臂翻弄着的澄波，當然是兩樣的了。我們匆匆在橋上走着，並沒有要比較牠倆的心思；不過在無形中我好像在想像着這邊像一株深山中的蒼老的古柏，那好是人家培植在園中的羅漢松；這邊像山下的澄塘映着的一鉤新月，那邊是繁華的市上閃耀的幾盞電燈，這邊像小雨初晴，空中蕩漾着幾聲黃鶯的歌聲，那邊不過是好事的人打起哨子引得鶯兒的歌唱罷！……總之，這邊是竹坡橋，竹坡橋下的流水，是高聳的山峯上飛了下來，不比那南門橋下的融和了許多塵俗氣。

村外的篁竹，密密的生長着，看不透牠中間是藏些什麼東西；就是我們在橋上走時，我們還不能看見那些村舍；反是那夾着喧囂的塵市氣的戲場的煩聲，却早使我們聽見了。

竹坡橋的一端，連着一條灣曲的小道，穿入竹林的深處。那些大小齊一的竹篁，都密集着，一直侵佔到水岸。許多臨水的篁竹，都裸着根，傾斜在水面上，好像就

要墮入水中，覺得生命的危險。我們在小道上走着，簡直辨不出東西與南北；要是沒有先人的足跡，踐踏成功的道路，我們差不多會迷在裏面，正如童話中的世界。

戲台的構造，也很簡陋，正中是一座古廟一般的祠堂，兩旁是沒有構壁的樓房，樓下和正祠都拉雜的排着賭攤，一羣羣擠着的人正如一堆堆螞蟻集着在地上吃死蠅。他們的呼聲，在煩雜的空氣裏，糾繞着台上的鑼鼓和演戲者鬼叫一樣的喉嚨，遲遲的在我們的耳朵裏牽引；大白紙就擠入那邊的賭攤去了。我因為身邊沒有了錢，想先看一看戲；再去看看他們的鏖戰。

「前早」已經演完，這時演着的正是正劇「出河番」；我的眼光，如飛燕一般的掠過兩廂的婦女們的面，我的心就覺得如盲子的手輕輕的按過了許多的板壁，忽然被一根鐵釘釘住了那裏疼痛，我驀然的再回頭尋找時却找不出什麼可以使我痛心的地方。

啊怪道是一個熟面的婦人！原來是她——小四老婆——她怎麼今天也會

到這裏跟着我正如我的罪惡的黑影呢。

我的心怕害着，我不知她也看到了我沒有。我想躲閃到人叢中去，使她要尋找我時，正如在茸茸的茅草中尋找蚱蜢的不容易。我屏着氣，偷偷的看着她，正如一隻黑貓死守着一個老鼠逃入的洞口。

大白紙已經輸了兩元多錢，臉上紅得發燒，酒醉似的要拖我去幫忙；因爲想做一回莊家，和他們劇戰一場。我被大白紙拖入賭場時，瞥眼就看見阿榮，他的手放在桌上，鼻孔微微的吼着，身體不自然的聳動，儼然表現他自己的高傲。我的心頭一震，我就回想我在小四的家的情景。

賭友們已經散了以後，我的腦壳還如鐵圈一樣的絡着。我躺在小四老婆的床上，無意的注視着窗上的小方玻璃外面，看天色一步步暗下，把我的視線弄得模糊了。小四仍舊在外面吃鴉片，還沒有回來；小四老婆在灶下做飯。她的鑊孔燒得呼呼的响，麥稈一束束的燒了，如打炮竹般的在我耳鼓震。蕩我默想當日打牌

的情形：我悔不該下這樣一個重注。我因為輸了這麼一宗大錢，她好像現在不悅的神氣了。我真不該啣，我總該留下幾毫該她買小菜的啣；當她伸手向我拿時，我不該讓她空手縮了回去。啊！她的手縮回去時，她的眼裏是充滿多少的怨恨和憎惡呀！

我正在想得出神時，我的眼睛就朦朧着；忽然我覺得有一個黑影在玻璃窗外閃過，就引得我提起耳朵去追隨。我聽着那輕屑的脚步聲，簡直如一隻小鼠般的偷往灶房尋覓食物，躡手躡腳的在門檻上一碰，愈顯得他的聲音的鄭重。

我覺得這一章奇異的小說就要開始了，悄悄的穿上鞋子，走上門口，伏在隙縫偷窺。「啊！那正是阿榮，她胆敢和他做出這樣肉麻的事！我真不信了，她的心，怎麼一時就變了呢！」我的心裏正好像是深夜起來，瞧見大盜用明熨熨的刀，搶去我的寶物，而我自己又不敢驚呼的那麼驚恐。

「不要這樣罷！小弟還在我的房裏呢！」

「怕什麼這種和黃狗一樣力氣的小鬼管他呢！」

我聽得阿榮這一句說話，簡直穿入我的心肝的一把尖刀，我的氣憤的火直衝上我的頭頂，我什麼也聽不見了。

大白紙立在我的背後，催促我趕緊推牌；我被他一推，我才覺得我是在竹坡的台下代大白紙賭博了。

賭博終于有神附着似的；在冥冥中，覺得我的頭上有一隻冰冷的手在撫摩，我沒有說出，我的賭博一連就如大水沖了似的，輸得一空。我立了起來，仍舊讓大白紙自打。阿榮意氣軒昂的放出昨日問我要帳一樣的臉色，兩頰滿是油滑滑的油脂，顯出一種輕薄的不自然的癡笑。他把桌上的銅錢一拿，滿滿的裝入袋裏；立起來說了一句「太吃力了，先歇一歇罷」就昂頭走開了。大白紙把他白了一眼，表明這不是賭博的正軌，那只等于搶劫罷了。

我溜出賭場的時候，台上正演着「昭君出塞」的情景；我急于要看小四老



婆所以台上的一切，也沒有盡量的注意；但是這又奇怪啣小四老婆又不知到那裏去了。我不是記得清清楚楚的嗎？那邊數過來的第三位，那一株屋柱的旁邊靠着；但是現在呢？我的眼睛骨碌着，我在她們的頭一個個的找了過去；有時在偏面看去以爲是了，但是及到正面一看又不是了；有時看到她的頭髮，以爲是她了，但是又不是。於是我的眼光飄忽着，我的靈魂也跟着追隨。

一剎那間，正當我有一個蒼蠅把牠揮去又來時，劇場的左方，全體雷動了。我還好像不必怕懼似的，呆呆的站住，看那賭博攤上的人們，正如一羣螞蟻驟然覺得洒下幾點熱水一般的奔跑；那些戴黃帽穿黃衣的警察，却又如一羣黃蜂，在人叢中飛螫，我又覺得好笑，及到我回頭一看，我又覺我立着是很危險的；因爲在我身邊的人，早已逃避得遠遠了；當我回頭想逃時，有一個，只有戴着黃帽的警察，飛也似的跑來；我知來勢不妙，我就緊急的跳，鑽在人叢中一擠，我這細小的身軀，才脫出他可注意的視線以外了。我的心裏還不住的跳着，我忍着心要裝出一毫

沒有驚慌的態度，我看見大白紙被他們捉住了。我親眼看見捉住的有五個，內中有一個是穿大衫的城裏人，紅著臉孔，強口說「我沒有賭，我沒有賭博，」被警察們的鎗桿打得跪下。還有二個鄉下人只是哭，請求他們放放生。我的大白紙却一聲不响的，讓警察們自然的把雙手縛好，催促他們快些把他帶到警察所去拘留去。

兩個警察跟住一個賭犯，列成隊伍，相間的走了出去。我的兩脚，好像被他們繫住，一同的被他們拖去了。我跟到劇場門口時，我又好像失了什麼似的，一時再回去尋找一下才行。

台上演着的「昭君」正在異域悲嘆她命運十分淒涼的繞候，我忽忽的往四面尋找了一週，我覺得可憐的「昭君」的命運，在我心中旋繞，我又忽忽的走了出來。

賭犯們走得還沒有多遠，我還想再追上去；我氣喘喘的一直追到村外的竹

林中，我看見他們還在橋上走着。我再不敢追過去了。我偷偷的躡入竹林中，走出那水冲了的溪岸，陷在竹梗的後面，只許我能瞧見橋上的行人們瞧得清楚的地方。我斜斜看他，橋下倒映着雜亂的人影，脚步的移動愈顯得繁忙。一會兒，我覺得心裏顫動的利害，我幾乎要喊了出來。我見着都在一座狹狹的板橋上走着，腳下空空的，被捕者與捕者，正是同一個空虛的命運，在這一綫的機緣上奔跑。

我看他們走得遠了，就無意的走出竹林，流水正淺濶着，在露出在水岸的竹根下歡唱。有許多篁竹正歪斜着，僅僅靠牠的露在水岸的根毛延長生命；我發覺了牠們生命的危險，正同我的一樣。

我停着溪岸坐下，把兩隻赤着的脚放入溪中，讓流水冲激。輕風在竹梢頭掠來，蕭蕭然如有秋意，在每個竹葉唱和的歌聲中，陷約隱伴着一對情人的切切私語。我從水岸立了起來，偷偷的從竹梗中望去啊！那正是阿榮與小四老婆在牽着輕輕的談話呀！……

一九二四，六，廿一，陰雨的傍晚脫稿于上海

# 出世

—

是六月十九的第二日了，在我們的樓前走過，接踵的往天竺靈隱進香的善男信女，雖則沒有昨日那麼綿延不絕，但也比較往日不同，自有牠一番興盛的氣象。

我們是寄寓在一所破壞的尼庵裏的；名義上是在西湖避暑。那尼庵的位置，既不靠近湖面，可以開窗領受那水波微漾中的荷香，與夕陽影裏，緩歌低棹中的倩影；又不深入深山，可以欣賞那竹韻輕風中的鳥語，與綠蔭薄透，襲人衣袂的晴嵐。牠仍是旁着黃沙飛舞的馬路，對着紅磚爍閃的洋房，使我們增加起不住的悵惘。

庵裏的住持是一個老年的女尼，她是中年出家，承繼了她師父的遺產，便領

有這全庵的主權她自己沒有嫡派的徒子徒孫；她曾經帶領過幾個幼小的女孩，想等她們大來，傳授自己的衣鉢。但是她們都在沒有受戒以前，背着她跑了。現在和她一同住着的，只是一個蘇州來的年青的女尼與一個本地來的中年的孤孀。

庵裏的房子很多，正門走進的左邊，是她們自己的宿舍，廚房，以及大雄寶殿與伽藍殿觀音殿等，這完全是出家的空氣，與禁慾主義者排場。而正門的右邊，却與左邊不同，別饒一派風味，完全是世間的，俗家的住屋。我們就寓居在這右邊的樓上面。

走樓是沿着新築的環湖馬路的，凡是從岳坎陸路往靈隱天竺的遊客，一定要經過我們樓下的馬路。我們便乘着這個機會，時常憑在欄杆上面，俯看樓下走過，與致淋漓，逍遙世外的男女遊客。

那天的早上，我們正憑着欄杆縱覽一切的時候，遠遠的一部人力車自遠而來，及到我們樓下一丈多遠的轉角處，車夫忽然放緩了脚步，回頭問他車上坐着

的婦人，那婦女衣服陳舊，膝前膝上，都放了許多東西；她的兩手緊握着膝上鄭重的包袱，差不多沒有卸責的可能。她見車夫回頭問她的地址，她便抽出一隻右手，顫巍巍的向斜右方，我們的庵門一指，那車夫便放快脚步走向我們的庵門前停下。車夫回頭把那女人膝上的包袱拿下，再把她膝前的煤油箱改造成成功的行箱拿下，她才走下車來。

庵門是關着的，她放開喉嚨，只是師父師父的叫。在她的聲音中，可以聽出她衰頹中的興奮的心神。她雖已付了車錢，但那車夫還逼着問她要，不肯走開；她是急於希望師父開門出來援救，可以解除了車夫的窘迫。

年老的女尼開出門來，看見她立在門外，便露出平和而仁慈的笑臉，同歡迎一切香客們的歡迎一樣的含笑可親。

那女人見着老尼出來，便雙手合十，指尖靠着前額畢恭畢敬，如她平素禮拜觀音一般，很快的跪下在老尼的面前，——她是沒有計算到這是什麼地方，與膝

頭的痛苦與否了。

「師父，救苦救難的師父！我來皈依你了！」

老尼把她扶了起來，車夫還立在旁邊笑問她要不夠的車錢。

她在老尼的懷中走出，提起地上的包袱，要往庵內走進，那車夫還把她掣住，不讓她進去。老尼見到這種情形，要自己給他幾個銅板，代她打一個圓通。她見老尼有代她墊付的神氣，便很匆忙的放下包袱，上身一聳，兩隻手同齊插入兩邊的衣角縫中，很艱難的挖肚兜內藏着的財寶。她把那布包取出之後，便解開牠一匝一匝繞着的麻線，但是當她解出幾個銅板的時候，老尼早已打發那個車夫走開了。

正在這個時候，那個年青的女尼也出來了。老尼見她出來，就吩咐她把這新來的女客的行李搬進去。她提起那個包袱，又很快的丟下；丟得那包袱裏的許多零星東西，如破布片，舊女鞋，火柴盒等都散成滿地。



「師父啲臭啦！」

她恐怕老尼的責問，便預先搶上一句，把老尼責問的理由鎮壓住了。老尼覺得她的舉動太魯莽，但是又不便責罵她，便白了她一眼。

老尼幫着這個女客伏在地下拾東西，女客時常用驚怕的眼光抬頭打掠那青年的女尼；她覺得她的神色很可怕，她不敢正眼看她。

青年女尼，裝出很不屑的神氣，對着新走出來的孤孀說，鼻孔與吧嘴用力拿住，手板在鼻前如滿扇一般的亂搖，搖了，又指點那個包袱與地上的東西。

「唔」（這完全是鼻音，因為她還恐怕開了嘴唇，那臭氣便要闖入她喉下。）  
「臭啦！臭啦！」

她的神色，非但那新來的女客覺得可怕；就是在我們旁觀者看來，也覺得她是一個可怕的悍婦，而不是一個家常的婦女，更不是一個女尼。她的肢體很豐潤，面上帶着一種兇狠而驕豔的浮光。說話的時候，時常搖動着頭頸，骨碌着眼睛。身

上穿着一件常青闊條子的稱衫褲，袖與褲腳，都十分時髦，很大而且很短，胸口很緊，曲線形的雙乳，就隔着一層輕薄的單布，可以明瞭的看出。頭上是光光的，腳下穿一雙繡花的拖鞋，她的一切的態度與裝飾，處處都顯著着具有強悍的情調，使人發生可怕的表情。

孤孀見着老尼也伏在地上拾東西，也便走了過去，要幫她們的忙。老尼見她走來，就吩咐她先把隻煤油箱搬進巷裏去。

看看地上的東西是拾盡了，老尼便提起那個包袱往巷內走。

「進去，進去！」老尼對着女尼說：「把山門掩上了。」

新來的女客畢竟是自己的東西可愛，還一步一步的，低個緩步的找。她的意思就是一根鏽了的鐵釘，一塊很小的布片都是寶貴的珍品，都應該攆拾回來，不忍大意的棄在地上。

女尼看着老尼早已走進，便催逼她快些進去。

「快些進去呵！這些破東西有甚用場呢！」

她帶着可怕的神色，勉強的跟着女尼走進巷內。

二

老尼走上我們的樓上，笑欣欣的告訴我們，說她的巷裏，現在來了一個女客，以後可以永久供我們差遣，供我們應用，要茶要水，也可以便當一些，完全叫她去調理。

「就是早上坐車子來的那個女人嗎？」我的一個朋友問。

「是的。」老尼答。「她是紹興人，丈夫也沒有了，只有一個六歲的兒子，兒子也拿來在正月裏死掉了，家裏又沒有人，所以弄得不痴不瘋的到杭州搖（絡）絲。」老尼不待我們再問，她便把她的履歷都念了出來。本來，老尼的嚙齶，我們是不喜歡聽的；有時，不過是同她搭訕着有趣罷了。現在看到她有許多興致，而且她所說的她的履歷，到也含些酸意，所以便有意無意的聽她說下去；不然，我們是每

每截斷她的話頭，「知道了」或者「好了嗎？」這一種說話去唐塞一下，就叫她走開的。「昨天，六月十九她是到天竺靈隱去燒觀音香的，到這裏經過，就談起來。她說她的罪孽十分深重的，她只心願吃吃素，念念八佛，來免除一些孽障。她說她吃素的人，不能搖絲；因為搖絲須要把絲腳在口裏的，而絲——蠶絲，却是輩的；吃素的人搖絲，非但無功，而且還要責罰罪過。她又千求萬懇的求我，要我收留她；只要該她一些飯吃，她便什麼事情都會做；她又說在菴堂裏，素總可以吃得清淨，吃素吃得清淨便可以免除一些罪過。我看看她也可憐，也不是不會吃苦的人；而且你們先生住在這裏，也正要一個人來燒燒茶湯，走走差走，所以我便答應她，要她任便什麼時候搬來；她所以今天一早便搬了來。」

老尼說了之後，又張着嘴微笑；她的笑，是笑得嘴唇凹進，嘴角成圓，全個的口形，正變成一個壓扁的橡皮圈兒。她看看我們對於她的欣笑已引不起什麼興味了，便回頭走開了。

「老師父！當老尼走到樓梯頭的時候，我的朋友又喊住她：『我們茶沒有了，燒點開水來。』」

過了些時，我們便隱隱的聽見念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從樓梯口一步步近來。那便是這新來的紹興女人了。她念佛的拍節很均勻，音調亦很平板而無強弱，差不多每念出一個聲音，歷時可半分，當即續以他字，卽在第一句的末一字與第二句的第一字的連續中間也是一樣的過去，並無如何各異。這正如算學中六位循環節的循環數，任人截取何字爲起訖，合成一句，都是一樣。

她右手提着銅壺，左手握着胸前掛着的念佛珠在數。她的態度很嚴謹，似乎除了這位無形的南無阿彌陀佛之外，什麼東西都不能使她介懷，擾亂她的誠心。「先生！茶。」她走到我們的門外，從南無阿彌陀佛的隙逢中，抽了一個間歇，喊出這麼簡單的三個字，喊了之後，眼睛直看着我們，口裏又重是念起佛號來。

她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大概因爲連年喪夫哭子，生活奔波，便憔悴得如

同四五十歲的老婦。她的頭髮，是疲勞得發黃；零零亂亂的，因為脫落了大半，便梳成一個柿蒂一般大小的頭髻。她的面臉本來是圓形的，只因瘦得兩頰都沒有了一點肉，顴骨便盡量的高了出來，把面部變成一個不等邊的五角形。她滿身穿的粗布衣褲，雖然在這樣盛暑的時候，也不見她的面上有一絲絲的熱汗。她的眼睛，時常作渾鈍的凝視，而她的凝視，又似乎是無神的骨碌；在初見到她的人看來，就是她的一雙凝滯的眼睛，已可使人斷她為神經衰弱，或者精神反常近於瘋狂的人。

她一面在沖茶，口裏還是念她的佛號。我們指點她泡那一壺泡這一壺時，她只是點點頭，表示她是早已會意我們的意思。

「這個人的神經，恐怕有些損傷呢。」她走了之後，我對的朋友說。「大概是因為受刺激太深了罷，你看她的舉動，她的神色，到處都可證明她是一個神經衰弱的女子；——而最顯著的，還是她的眼睛」

「這恐怕就是『協議脫離症』的初步呢！我的朋友說：『不可不用福魯特的心理分析法，研究她是那一部份神經受損得最利害。』」

我說：「這是明明的，還要用什麼心理分析，老尼姑不是說她死了丈夫，又死了兒子嗎？那就是她致病的真因，這是她一生的命運造成的，聽憑你什麼福魯特派的心理學家，分析不分析，也挽回不了她的惡命運。」

我們只能嘆了一聲長氣，算是為她的悲苦的命運來了同情；其實，就是這一聲同情之嘆，對於她的本身，也是無關痛癢，那不過是我們無聊的談天的結尾罷了。

三

傍晚的時候，我們正吃好晚餐，在走樓上談天；暮色如死神的輕紗，籠罩着一切，大地覺得分外的靜穆。

「啊！師父！樓下忽然發出一聲尖厲的呼聲，好像在黑暗中，驟然發現

了什麼巨怪，令人毛髮皆豎，這聲音在薄暮的空氣中盤旋，直使人幻想到許多鬼怪，將要在四周出現。

「師父喲！瘋子！師父喲！她是瘋了！」我們再聽的時候，才分明辨出是女尼的口聲。她每每是這樣大驚小怕叫喊的。「瘋子，你不起來，我便敲你死！」又是她的威嚇的喊聲。

我忽忽的跑下樓去，樓下就是她們的灶間。女尼退避在灶門的旁邊，靠着背後的牆壁叫喊。紹興女客跪在土灶前面，向她合掌禮拜。老尼也從大雄寶殿中，做罷了晚課，聞聲回來問是爲的什麼。

「師父喲！你看，瘋子哪！」女尼見老尼進來，便一手指點着跪在灶前的女人，這樣訴說。老尼隨着她的指尖看去，漸漸的把視線移到紹興女人的身上；她走近她的身邊，放下一副仁慈的臉色，叫她起來。女尼還立在牆邊，用手敲着自己的胸板，頻頻的叫：「嚇啦！嚇啦！」



紹興女人回頭看見老尼立在她自己的背後，便如得了天啓似的，張惶向着四面驚異的骨碌一下，便轉了一個方位，跪在老尼的跟前；她仰頭沉視着老尼，毫不他瞬的眼球，似乎很神奇的，直欲窺探老尼心中的隱秘，令她自己已覺得心虛而胆寒。

「師父救救我！我是還要活命的喲！」她的聲音如垂死的病人，又如臨刑受決的小羊；那是多麼震顫斷續，多麼酸辛而惹人同情的哀音啊！

但是她自己的臉上並沒特異的表情，也沒有一絲絲的眼淚與另外用以表示乞憐的悲梗氣息。她的面色，仍是如常時一般枯黃而微帶黝黑，正像蓋上一層塵埃的臘製的神像。

老尼挽着她的兩手，她還是不肯起來，回頭窺探灶後的女尼的動靜。

「救我的命！師父喲！」

「起來，起來喲！我保你，我救你，起來，——不要緊的。」

老尼極力說出這樣負責的說話！她便毫無表情立了起來，她又回頭看看女兒，此時女兒已經從灶下走起，在灶上調理一碗殘剩的冷飯，她看見此等情形，心中便有些怕懼起來，好像孩子不忍離開他的母親似的，只是左右的牽衣追隨着老尼。

老尼走往一張桌邊的椅子上坐下，她便立在她的面前發呆的沉默。她在無意中伸手到胸前，忽然接觸到頸上掛着的一串念佛珠，好像這位南無阿彌陀佛，便從她的指尖走入她的靈魂之內似的，她便漫聲的念起南無阿彌陀佛來。

我立在樓梯脚下，用冷靜的眼光，去觀察她們，我便覺得她們所表演的一幕悽豔的悲劇，而每個脚色的劇情，又是細微曲折，恰合各人身分。我雖然是這廬隔岸觀火的，很有趣的想入非非；但是，她們所表演的情節，我却不能夠分明的理解。

「她是爲什麼的，老師父！要你救命？」我走上前問老尼。

老尼還沒有啓口，女尼便搶着對我說：

「瘋了的，還爲什麼呢？人家要她吃飯，她飯都不要吃呢？」

「爲什麼不要吃飯呢？」我又問。

「唷，她是說吃素的。」老尼很和緩的對我說。她還是在一聲聲的念着佛名，現在聽見老尼說到她時，她便轉着無神的眼睛四看。「吃素，還要吃淡，『持淡齋』而且每餐只能吃這麼一小盞的（說時，老尼用兩手做成一個小圈，表示小盞的大小。）淡飯。我說，吃淡的人是沒有力氣的，因爲不吃鹽，那裏來的力氣呢？這麼一小盞的飯，也不夠吃，應該多吃一點，這樣餓是要餓出病來的。（老尼又指着她的面部對我說。）你看她的臉，瘦得連一點血色都沒有了。但是她不肯吃，你若是要她吃一點鹹菜，或者多吃半碗飯，她便這樣瘋瘋癲癲的，如同要她的命。」

「淡的東西有什麼好吃，你爲什麼要歡喜吃淡？」我聽了老尼的話以後，便回頭問她。她此時正用她那無光的眼睛，驚奇的向我沉視。她見我問她了，便點了

點頭停了一回，好像想起了回答我的談話似的，就遲疑的向我訴說。

「先生，我是在觀音大士座前許了愿的，我的罪孽太重，我現在還不想死，讓我再修修行，罪孽可以減得輕些。」

她回答我的，便是這幾句似連續而又不連續的半癡不瘋的說話。但是我在她語言的縫中，能夠理解她一些骨子裏的原因，我能夠把她散漫的語言，組成一組有系統的意思。我便決定她以前的命運，所給與她的刺激，一定使太難堪了。因為這是明明的神經的受傷。

「那末，你爲什麼不要吃飯呢？」

她還是沉着眼凝視着我，似乎告訴我不解說出什麼理由似的，老尼見她沒有回答，當即代她陳說。

「她說，她在絲廠裏也是吃這麼一碗兒飯的，她還會搖絲；所以她只是吃一碗兒飯就夠了。我說，你在絲廠裏是吃的人家的飯，你要交飯錢，所以你可以吃吃

少些，盡力攸節幾個錢寄紹興去還債；現在，我又不是飯店，要算你的飯錢，你儘管吃飽好了。但是她總不要吃，總是半癡半瘋的。」

她的減食的原因，以後我才曉得。她說人生應該吃多少飯，是前世注定的，若是每餐少吃多少，便可多延幾年壽命，她想每日少吃些飯，多延幾年壽命來苦修，使得死了以後不至如何吃苦。

女尼乘便又把灶上放着的一碗冷飯拿來，送到她的面前。

「現在你把這碗飯吃下去，好不好？」

「我不要吃的曼……南無阿——」她把頭抽了一個轉身。

女尼又把飯送到她的唇邊說。

「我要你吃。」她又把頭抽了一個轉身，說：

「我不要吃曼……南無——」她只是可憐的迴避，永久沒有一次劇烈的反抗她的一聲拒絕的答語，是帶着何等悲酸的音調，容易使人惹起同情喲！而且

她的如小羊的鳴聲一般的語尾，也是很帶着深沉的憂鬱的音色。

「你不要同她玩罷，」我對女尼說，「看來她是怕你呢！」

「好啦！怕我！我又不會殺人。」女尼張着尖脆的音聲回答。

我總覺得很奇怪似的，她爲什麼要跪在她的前面請救命的呢？我又重新把女尼上下打掠一眼，我在她的過身，便發現一種的確可以使人發怕的性色來。她的臉色的驕矜，舉止的兇悍，實在有一種令人說不出來的可怕。

「老師父，她來的時候，這個樣子嗎？」我問。

「來的時候，還好一點，」老尼回答。

但是女尼却搶着說，「好啦！她來的時候，便是這麼瘋的。要她吃飯也不要吃。」

我因爲另外探不出什麼消息，便走上樓來。

四

第二天的正午，我早就吃了中飯，跑下樓去。我的意思是要看看那紹興女人究竟是爲什麼的——是因爲她自己內心的轉變呢，還是外在的近日有什麼特異的刺激？

她們的中飯已經燒好了。女尼在灶上盛飯，老尼坐在小門旁邊的竹椅上納涼，她却坐在灶下的火口前面；手裏拿着火鉗念經。這幾日來，她口裏的南無阿彌陀佛，差不多沒有離開一分鐘過。

女尼尖着喉嚨，聲音總不能改了她的本色，總是十分刺耳而驚人。「好了，不要再燒了。」

她聽着她的尖利的口音，好像驚了一跳，仰起頭來，張口不自然的開着，承接她的眼色。但是她還在念着佛號，沒有脫落了一個字，或者念得一個字含混一點。她仰承着意旨，看她似乎再沒有話說了，便攔住嘴，點了一點頭，表示她已是明白的了。她把手上的火鉗往灶門裏面的四週一攪，似乎要把那些柴灰的星火熄滅。

似的；她又把火鉗放下，稍乎動了一動坐位，背部靠着在後面的牆壁，重新振一振精神，伸手數她的念珠。

女尼把盛好的飯和幾碗蔬菜，往灶邊一推，向她看了一眼，又把那邊時常吃飯的桌子看了一眼，這一種眼色，是表示要她起來，把灶上的飯和蔬菜，搬到那張桌子上就食的意思。

她迴避着從灶下起來，口裏不住的念着佛號，一次又一次的來往搬運。搬好以後，又立在桌旁，偷看女尼的眼色。

在我現在一切看到的，她的舉動中，無論如何，我不能疑她是曾經發過瘋的，或者是正在發瘋的。

「她不是和平常的女人一樣嗎？」我想着。「她並沒有瘋；她不過是覺得過去生活的悲辛，日後希望的渺茫，現在寄食在他人處的不自由，覺得人生的沒有興趣罷了。」



我正在凝想時，她們已經聚在桌邊舉起箸來。她們並沒什麼蔬菜，她們的名義上又算吃素，老尼又非常刻苦，所以除了一碗乾菜羹豆腐以外，另外都是一些爛臭，或者鹹得變苦的不能進口的東西。

她捧起那碗淡飯，便回頭走往灶下，因為她是持淡齋的，所以一切桌上放着的蔬菜，她都不去下箸，老尼見她做平常一樣的捧着淡飯要走，便吩咐她不要去，桌邊可以同坐。她見老尼叫她，便勉強的坐下。但她仍是吃着淡飯，一點也不要什麼鹹的菜蔬。

「沒有鹹的東西下飯，怎麼吃得下去呢？」老尼感嘆似的說，意思是驚詫她的執拗，幾次說了都不能改變她性情，只能付之一嘆。「不吃鹹的東西不會健康的喇！人身上的血都是鹽變成的，不吃下鹽去，那裏有血呢？」她說這一種話，聲音都是故意悠長的，表明明知是無可挽回的，婉轉的勸語。「你看，你是這麼瘦，身上一點沒有血色；你那裏會做生活呢？你來了，我特地就把李家阿嫂打發去了，我想

你能幫助我，比李家嫂做更多的事情，你天天不吃下飯去，怎麼會做事情呢？」老尼停了許久，兩眼儘管注在她的面上，呆看，似乎一定要得到她的回答，老尼又重問一句：「呵！你不吃下飯去，你那裏會做事情呢？」

「我會做的，唔，會做的。」她忸怩着答。

「會做的，死也要死快哉！會做的，餓也快要餓死了。」女尼總不能離開她輕快而峭厲的口吻。

她向着右方的女尼一瞟，心中便好像有許多告訴無門的哀火湧現起來；但她是歷慣了悲苦了的，便又忍住了一切，回轉左方看看老尼。在此等的心境轉變中，若在旁人，便一定要在臉上露出許多慘然不歡，忽青忽紅的表情來；而在臉上沒有血分，心中早磨鍊過千辛萬苦的她，却一點也沒有什麼兩樣。老尼也覺得女尼的說話太爲尖利，易傷人家的心；而尤其在出了家的女尼口上，不應說出這尖刺刺人的話，便把她白了一眼。

「我想你吃一點鹹菜蔬罷，」老尼不敢說女尼的不是，又反轉頭來向她說。「吃一點鹹東西，就不那樣清淡無味，飯也可多吃一點。」老尼沉默的看着她，女尼已在旁邊發笑。

「吃一點，好嗎？」老尼說了這話，又注視着她的臉上；但是她的面色並沒有一些走動。女尼格格的笑了起來。她便如心頭中了一枝巨箭，速回頭看着女尼。她只見她已夾好了一大箸的爛鹽菜，顏色青黑，氣味撲人，拖泥帶水似的，送到她的碗邊。她連忙抽碗時，那一夾如爛泥的鹹菜，已經納入她的碗內，那正如塗泥一樣烏黑的菜滴，已狼籍的把他碗內的米碗染成污泥一般的污黑了。

「啊啲！」她急得哭了起來。「我不要吃啲，我不要吃啲！」她的唔字特別說的悲慘，聲音完全從鼻孔走出，看來便是眼淚與鼻涕同一道唔出來了。我們聞到這一種聲音，很會聯想到小孩的否認的情形；譬如小孩要的什麼東西，大人偏偏不與他，而一定要用旁的物事來替代牠，問他歡喜不歡喜時，他便在失望的哭

泣中扭一扭身子，同時在鼻孔裏吼出一聲「唔」字來，表示他無處告訴的悲哀的否認大概她所說出的「唔」音，都具有這種情形。

女尼已經在旁邊笑得發狂了，她看看她的師父，看看她所播弄的可憐的瘋人，覺得笑得非常的適意，非常的成功。老尼向來是不敢說女尼的，何況這一次女尼的惡作劇的事實，又好像是秉承老尼的意旨的呢？老尼只是半真半假的看着她發狂。

「唔！我不要吃的，我不要吃的。」她的筷子在碗內亂翻，看看可有多少被這毒藥一般的鹹滷所污染。她正想把那些被污的米飯和菜一齊掠開時，而女尼的筷子，却又如長槍一般的，穿入她的碗內，把牠攪和了。「唔！唔！」她只是把碗往身後藏着，鼻孔裏呼出這樣如小羊臨刑一般的呼聲。

她想重新自己去盛一碗淡飯來，她又不肯；她想把這一碗染有鹹滷的半碗吃下去，却又想到觀音座前的大愿。

「我不要吃。」她把這一碗飯，送到灶上，決定自己忍餓。

女尼還是看着她忸怩的情形笑。因為在她的眼中看來，她的舉動，並不是什麼悲哀，只是一種可以使人發笑的忸怩態度。

「你不吃飯，是要餓死的。」老尼說。

女尼却接着說，「你不吃飯，是要打死的。」

她聽到她們合口齊聲的說出死字，便真覺得可怕的死神已立在她的面前示威了。她眼前晃出她丈夫死的情形來，呵！他死得是何等悲慘！立刻她眼前又現出她兒子死時的情形，呵！他死得是何等的悲傷！她聽到空中，有操人生死之權的巨神在呼叫，「呵！你的罪孽太深重了，你現在應該死了，死了還要受罪。」瞥眼間，她又看見死神立在她的前面，好像立刻便要請她死去。她一時走頭無路，便跪下在老尼的膝前。「呵！師父，你救救我罷，我不心願現在就死去，我還要做人的。」

老尼看着她半癡半瘋的跪在面前，又說出這種發昏的話，便莫明其妙的，覺得連手足都無所措置了。她看着她只是無意識的癡笑，她要她起來，但她還是跪在那邊不動。口裏只是「師父啲！師父啲！」的亂喊。她避了一個位置，但是她又膝行着轉過，仍舊對着她跪拜。

女尼立在旁邊，當時也非常的驚慌，另後就帶着偷安的心思瞧着她的舉動。暗笑她是看得出神了，臉上驚慌的表情，與錯雜着的無意識的笑痕，經過許久許久時候，還沒有收斂。

「起來，起來！不要裝成這個樣子！」老尼這樣說着。

「師父啲！」女尼偷偷的輕輕的喊。「師父啲！瘋子；師父啲！怕啦！」

老尼回頭把女尼看了一眼，又回頭對她說：「起來，起來，不要這樣瘋瘋癲癲的。」

「起來，不要這樣瘋了，瘋子；不起來，我便敲你死。」女尼學着老尼的口吻，又

加上自己幾句威嚇的說話。「瘋子啲！——阿嚇得啦！——快點起來！——不起來，我便敲你死。」

她的耳朵裏又是噙的一聲响，心房驚跳得很，四肢都在戰慄，眼前有許多奇形怪狀的東西在出沒打滾。她又清清楚楚的聽見死神在空中呼她的小名，說她應該即時死去。

「師父啲！救救我的命啲！我現在死了是要受苦的；讓我再苦修幾年，把我的罪孽解輕一些，我死了，便心適了，師父啲！救救我活命！」

老尼是避到別處去了。女尼是隱在暗處。她頻頻的喊着：「瘋子，我敲你死。瘋子！」

她是如癡似醉的浪着，念着「師父啲，救救我」的幾句咒語，正如她平素念着南無阿彌佛幾個字一樣的自然。

不知在什麼時候，女尼也走去了。她才抬起頭來，四處巡視一下，她好像經過

了大難的兵刑後的覺得自己的生命還是徼倖的留存，便蹣跚然立了起來。

## 五

她一個人從地下站起來之後，覺得四周都是非常空虛；在這一所廚房中，她便是一塊多餘的土塊，毫沒有半個人顧惜她，牽連她，給與她以可以相信存在在人間的同情。她往四周凝滯的轉了一週，無意間兩手就觸到胸前掛着的一串念珠。大概這一位南無阿彌陀佛，便是她時刻不離的良伴；於是她便牽連着他，一聲聲，懺念起她的字名。

在她想來，那有法術的，苦修了幾年的老尼，都不能保護她，她自己的罪孽，是確乎十二分深重的了；而且她自己又明明聽見空中死神的呼喊，而且她自己的丈夫兒子又確乎因為自己的罪孽而被陰曹捉去，死期不遠了罷？死期不遠了罷？但是現在還沒有死呢，空中呼着的死神的聲音現在也收斂了，或者還有幾時可以延長罷，不死，期一定是不遠了的；不過現在還沒有死去時，不妨還可趁這一刻



鐘念南無阿彌陀佛，聊以補救于萬一，「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於是更響亮起來。

室內除了她的聲音，與間或幾個蒼蠅的死聲外，一切都是交日午後的熱悶與疲倦的靜默。

「嗤嗤嗤！」在灶頭的左側，發出這樣一種急竄的呼聲；那正是從風爐上的銅壺內鑽出來的一般乳白的蒸汽的叫喊，牠們是在壺內熱得發泡了。

她回頭看見這種情形，便知道這是她分內的工作；那嗤嗤的叫喊，就是向她呼救的喊聲。她把右手數着的念珠交給左手，而右手又去拿一塊濕灑灑的揩布，把牠裹在銅壺的甩上，又將銅壺提了起來。

她仍舊如平時一樣，一步一步的念着南無阿彌陀佛，走上我們的樓上來，自從她的習慣，我們是曉得的了，知道她這時來的，一定是來泡茶，我們把茶壺拿出放在外面桌上，她一一都把她泡好。

我們都是逍遙世外，終日歡樂的神仙

她把空的銅壺放在旁邊，便跪下在我的——個朋友的面前，在她的觀察，大概

「菩薩哪！」她雙手合十正如跪拜一切的天神菩薩的情形，微微仰着頭，張着口，注視她所祈禱的菩薩的臉上。「菩薩哪！那（你）多是活菩薩噯！那救救我的命哪我！」

我們許多同居的朋友們，都鬨然笑了。她不知他們笑些什麼，無神的眼睛，凝滯的往四周一轉。她是很奇怪着，人與人的中間，怎的有這樣幽渺而深邃的秘密。她用驚奇的眼光，往人們的內心裏探究一下，但她並沒有曉得這隔絕着的別人的內心中，是在想像的什麼東西。

「那救救我的命哪！我還是不想死的，我還要活幾年添的啊！」

「喂！」我那朋友收了臉上驚異的瘳笑，向跪在他面前的她喊了一聲，她忽然如聽見天啓似的，精神一振把頭一伸，兩眼緊緊促來，注視着這位菩薩的示諭。

他把手往旁邊一指，意思是要她立起來，往旁邊走去，不要在這裏發瘋，她的深邃的眼光中，忽然又翻成失望玄秘；好像這一位菩薩又在宣示她的死罪是無可救赦似的；但她總是自己責備自己的祈禱欠誠心，致勞菩薩震怒。但是除了誠心的叩求之外還有什麼呢？

「那活菩薩救救我哪！我現在死了是要受苦的，我還要再修幾年滅滅我的罪孽哪！」

她的態度更加虔誠，她的禱告更加懇摯。她差不多蒙上兩眼只理想着神的靈感相交，而忘却了眼前與身外的一切。

她不知道她身前的活菩薩，什麼時候已經升化了，但是她還是默禱着。

「走，走！」這是我另外的一個朋友的吼聲，他的身軀這麼偉大，他的面部是這麼英勇，而他說話聲音與神氣又這樣的怕人，我們便大笑了。她張開眼睛一看，驚惶失措的不知所可。如是充滿着何等失望的悲哀，啣從一切她的表情中。

「走，走下去，下去！」他的神氣是何等兇猛可怕啊！

「唔，」她只能把身體一扭，表示是拒絕的意思。

同時，我就把那位兇猛的朋友止住了，要他走過來，不要惹她，這一種大聲的叫喊的恐嚇非但不能治愈她的瘋病，將更要使她刺激受損的。

大家都走回自己的室內，她還是沉默的跪着。

「這是多麼灰色的人生啊！」我心裏想着，我便覺得無限的悲哀，塞滿在四周的空氣裏。

「她的生之執着，是何等的堅固啊！奇怪得很，此等灰色的生活，不是比死了還不如嗎？要這樣活活的受罪幹什麼？」

我又想起關於瘋狂心理的話，關於瘋人心理，我們便只有設法利導她，或者可以治療。我雖不能一時用什麼心理分析的方法，把她的瘋原完全分析出來，但我却可以順她的說話醫治她的心。

我是存了兩種心思，便決定去對她說話的：第一，我想他們用硬的方法驅遣不了她，且待我用軟的方法來試一試；二，我想試一試心理分析學的話是不是可以到處應用的，至於說我此時是如何的與她的命運表同情，如何替她深深的悲哀，却是確乎沒有這種心理。

「喂！你起來！我一定保護你，救你的活命。」我的語音是假裝得非常和氣。她聽着我的聲音，就抬起頭來注視着我。「你起來！你起來！」她真的起來了。「先生，那一定保我的活命。噫！」她還是不安的，而又覺不十分可信的問。「一定的，一定保那的活命。」於是她遲遲然往樓梯走了，在她走去的路程中，還是頻頻的回過頭來看我。

「先生，我一定活命嘯！」

「一定的，一定我保護那；那去，我保護那。」

她走了之後，我就對朋友自誇是一個精神治療的學者，我覺得我這一次做

了的事情是很是舒適我自己相信，那便是使她一時脫離苦痛的良法。

## 六

從那一天起，在女尼的口中，瘋子，大概是她的特有的名字了。她若是受了一次女尼的咒咀之後，也沒有一次不到我們的樓上，向我們拜跪求懇，祈禱生命的。

女尼的說話，是這麼輕快的，她的聲音又是這麼刺人，「啊！瘋子！敲你死！」「啊！瘋子！你快點把我滾！」，「殺殺，瘋子，洋炮放你死。」等這一種喊聲，就是我們樓上的，也可以時時聽見。在女尼的口中，完全是表示自己已賢慧，告訓訓她；一面可以表示她的沒有本領，不能做任何一種事情。一做就錯，一面又可以在老尼面前得一位上風的位置，不致使老尼再有說話。

那日中午，女尼吩咐着她去做什麼事情；但是她的腦筋是受了損傷的，所以做事便非常遲鈍，而年青的女尼呢，却正是氣力盛旺，意氣伸張的時候，性情是非常急躁的，偏偏沒有一絲兒耐性；於是女尼等得急了時，還看見她是氣重的毫沒

有精神的舉動，便大發牢騷了。

「啊啲啲！瘋子啲！你把我滾你的！」女尼喊了一聲之後，便順手要去奪她手上的工具，不要她再工作，讓她自己動手。她好像過不去的樣子，便想把持牢這一件工具，意思是如能夠做好這件工作。於是她們有一個爭執，她手裏的工具便被女尼奪去了。女尼把她手裏的工具奪來之後，做出要敲她的意思。同時又喊出「瘋子啲，我敲你死哪！」一句尖利的聲音，她的受了損傷的靈魂，便又顫抖的跪在女尼的前面。

「救救我哪！師父啲！小師父啲！救救我！」

「瘋子，瘋子！」她把胸口頻頻的拍着，表示她的乞求，是始她十分慌張和驚怕。「瘋子，起來！不起來我就敲你死。」但是她更加驚怕，更加不敢起來。「啊啲！師父啲！瘋子又跪在我的前面了。」於是她便跑到大雄寶殿去。

女尼把老尼拖到她的旁邊，指點着她向老尼說。

「師父喲你看他的眼睛這樣看來，是何等凶人！師父喲瘋子怕啦。」  
「起來，不許這樣瘋了。」老尼放下嚴謹的面孔說：「再這樣瘋我們庵不要你住，趕你出去。」

女尼聽見她師父都這樣說了，便不等老尼的吩咐，跑去把她的一隻洋鐵箱，與一個包袱，另另落落的拿了出來，

她看見把她的東西都拿出來了，便明明曉得是要趕走她了，她除了懇求以外，還有什麼方法呢？她用力的拈下頭去，用前額往地上亂坎；這一種聲音，這一種情形，是誰聽到都要心酸的。

「師父喲，我是在你庵裏的，師父喲，我是不出去的。」

老尼是呆呆的立着了，但是女尼却如沒有聽見似的——不然，便是沒有心肝了，——提起她的箱子和包袱往門外跑。

她見這樣度心的懇求都沒有相干，便起來和女尼相奪，女尼要拿着她的東



西往門外去，她却用力的拖住女尼，要奪回自己的東西，不許她送到門外。

終於她的另星的物件散得一大地，連自己也被女尼推翻了，跌得一交。女尼趁着她跌在地上的時候，便把她的箱子和包袱送到門外放在門外的馬路上，她看見她的東西已經被女尼送出去了，起來便往門外追，但是，當她追出門外的時候，女尼却已回來，匆忙的把山門關上了。

幸虧她是經過了幾次人生的風波的，她的眼淚也流的枯涸了；不然，她將流出怎樣辛酸的眼淚來呢？她此時只覺心裏一陣難過，臉色不過稍乎帶一點黯然淒慘的形容。

她勉強着把馬路上的箱子與包袱拖了回來，放在靠着山門腳的檻邊，於是把山門砰砰然敲起，一面大聲的喊叫。

「師父，師父！我是不去的！師父！開門！」

「門不開了，你自己去好了。」女尼的聲音回答她此刻的聲音，格外可怕，因

爲她想特意叫得重一點，使她聽見怕懼，不敢再在門外敲門。

山門是有兩重：外面的一重，僅僅是木柵門，中間是一個大圓如月形的門板，上下都是空着四五寸闊狹的間隙的。現在，女尼因爲匆忙的關門，便僅僅關了這

一重門。

她立在外面，又一步步扳援起來，伏在柵門的間隙上，往內面窺視。

「師父啲！救救我哪！我是不去的。」

女尼把地上落着幾件零碎東西，拾了起來，又往柵縫中遞出。她一面在揮着她的手說：「去，去，此地沒有你的東西了！師父也不救你了。」

「師父，師父啲！我是不去的，我死也要在這裏的。」

「這裏是不要你死的。」女尼帶着尖利的笑聲說。

「我一定要死在這裏的。師父啲！你要我到那裏去呢？」

「到那裏去？到絲廠裏轉去。」

「絲廠裏，我不去了的好馬不吃回頭草，嘿！」

山門以內一時沉默了沒有一些聲音。

「師父，師父，開門！我一定要在這裏！就是你要把我打死，我也要在這裏的！師父，師父，只要你救我活命，你便把我打死都可以。師父，開門！」

老尼的善心有些被她打動了；便是鋒利而狠心的女尼，也只得沉默着。

「師父，只要你開門。」

於是完全行善的老尼，便自己去開了山門。這總算是被她的態度和呼聲所打動的，這總算是她們出家人的善心，這總算是比女尼勝過幾千百倍的老尼的慈悲。

她從門外把東西搬進轉來，便覺得是到了自由的天地，返覺以前被擠在門外，往門內窺視的時候，好像是在牢獄中窺視自由的世界，又好像被人們捉到陸地上來的小魚，隔着玻璃，在陸上望海。

她自已把一切的東西放到原處之後，便又坐在床上，念起南無阿彌陀佛來。似乎只有南無阿彌陀佛，可以安慰她的悲哀，可以解除她的苦惱。

她不知是想起什麼事來，便忽然停住南無阿彌陀佛的懺念，過了一息，她又悠長的一個字一個字念着，走往老尼的房裏，找尋什麼東西。她拿起一把剪刀，又往四面看了一下；她口裏仍是這樣南無南無的念着，手上的剪刀，已經把頭上的髮髻，開始剪除起來。這一把剪刀是這樣的遲鈍，就是她這一點沒有柿子那麼大的髮髻，剪了許久，還是「軋機」「軋機」的不能剪下。她因為過於用力或注神，便無意中，不知在什麼時候起，把口裏的佛號停了。

四圍靜寂中，「軋機」「軋機」的剪聲，便傳到在觀音殿下坐着的女尼。女尼正奇怪她，怎麼走過這邊來，又停着念佛呢？現在又聽見這一聲聲遲鈍的聲音，便想走過來探視一下。

喲！她正在披着亂髮，咬緊牙關，一剪一剪的軋頭上的頭髮。喲！女尼看到這種

情形，便不知怎麼的，說是嚇了一大跳。

「師父喲，快來；師父喲，快來！」女尼這樣驚恐的喊着，她才抬起頭來不知女尼是什麼時候立在她的面前的。

「啊！師父，嚇得啦師父！」女尼好像遇見什麼鬼怪似的，匆匆的跑了回去；右手用力的把胸坎上亂拍，表明是十二分的怕懼。

老尼匆忙的從大雄寶殿中走來，她還意料是她在自己尋死。不然，女尼又何必這樣驚慌的呼叫呢？

「啊！師父，嚇得啦瘋子！」雖然女尼是這樣驚慌的報告，但是老尼還不懂得所發生的什麼事情，竟然值得這樣驚惶失措的。「師父喲！她在「軋機」軋機」的亂剪，喲，喲，嚇啦！」

老尼一終聽着女尼的報告，但是她還沒有聽得清楚時，已經走到她的面前了。在老尼的眼中看來，那實在是沒有什麼大變的，她並沒有用刀自殺，她不過是

在誠心的落髮

現在，她的頭髮，總算草草的削除了。地上散着幾莖另亂的散髮，她的頭上，是一斑一斑的，好像癩子的傷痕。她見老尼進來，便跪下在老尼的面前，用悲傷的聲

調，喊出幾句禱詞。

「師父！我皈依你了，我無論如何都不出去了，死也要死在這裏了。」

她的禱詞是如此決斷，致使老尼看到也沒有他話。

「起來，起來，」老尼只說着兩句簡單的話，要把她扶起。「好了，你永久在我

庵裏好了。」

於是她立了起來。女尼還是立在旁邊間看，用力的拍着胸坎。

七

過了幾日，我們正在走樓上閒談。忽然聽見樓下女尼的驚慌的呼聲。

「師父！瘋子跑去得啦！」

我們往樓下一看，她真的從山門口跑了出來，忽忽忙忙的跑過李公祠的前面，跑過那個小橋，又折下依着下河的邊沿，在跑。女尼也追到門外，但她手裏還拿一根火筒。老尼聽見叫喊，也追了出來，一直追上前去。

一個朋友說，「怪不得她要跑去尋死，也說不定呢！」

我不曉得她的人生觀幾時變掉的。我說：「她是無論如何不會尋死的；她的生之執着多少強呀？她要尋死，早就可以死了。她不是口口聲聲要我們『活菩薩』保護她活命嗎？她說她現在死了，罪孽太重，再要苦修幾年總之，她是不會死的。」

另外的一個朋友也斷定她不是尋死，他說：「走那邊去，那裏可以尋死呢？那邊的湖都是很淺的；而且，現在日中，也不是尋死的時候。」

我們說着時，她已經跑過這邊，我們被前面的一叢綠竹隔住，不能看見她的行蹤了。

我的好奇心動了，我很想探視她的底細，她究竟跑這湖邊去做什麼呢？「讓

我去看一下罷」我這樣說了一句，許多朋友便催着我快去。

我跑到樓下，在山門口拿起一枝划槳，我計算着，從這一邊湖邊划過對岸，還沒有兩三丈遠，若是跑過橋去再折下那邊河沿，却是足足的兜了一個圓圈。我跳入水邊繫着的小艇中，一槳一槳的往對岸划去。

對岸是一條狹堤，堤外是一塘的荷花，此時的荷花，正招展的在水面臨風搖擺。荷花塘是四方的，這一邊的邊沿便是這條狹堤，狹堤的左方，却折成一道二丈多闊的桑田，把荷花塘與後湖隔住。

她從這一條狹堤跑來，又折向這邊的桑田跑去。當我的小艇划到這邊桑田泊岸的時候，她的身影，已經看不見了；我低下頭，從桑樹的蔭下，枝幹的間縫中望去，還可以看到老尼。

桑樹的脚下，滿壅着一堆堆的垃圾，我低着頭，在桑枝下跳過，蜘蛛的遊絲，時常網住我的面上，有時竟然網入我的眼裏。



我把這桑田跑盡，便跑到一條窄徑。窄徑的左方是一叢修竹，修竹的蔭下，堆着幾間草舍。草舍是很安閒的蔭涼而沉靜。那裏坐着幾個作女工的女人，她們問我爲什麼這樣追得慌張，我還沒有回答，她們又指點我她與老尼跑過的去路。

窄路的兩旁都是稻田，稻田很是低曠，一邊可以看到南高峯下，一邊可以看到內湖窄路的前面，豎着一座古牆，牆內叢生修竹和荆榛雜樹。牆很雄壯，四周可十餘畝大小，阻住我的去路。這大概是一所倒讓的莊子，就是在他牆上嵌着的翠綠的磁製的花窗上，也可推想到一二。牆左的稻田裏，有幾個農夫在耘田，他們見我們跑過，便停着耘田的鐵耙，不關心的閒看。老尼徘徊在那座牆下，因爲她看見從牆左的稻田裏踏過，而稻田却是水濕的污泥，她不能走下。

我匆匆的跑到牆下，老尼告訴我她跑過的路徑，我不知道她的命運如何，便要自告奮勇。我縮下稻田的邊沿，幸虧田裏的田水已經枯旱，田邊沒有田水，只有陷人的污泥。在幾次中，我的蒲鞋，都陷在泥裏，不能隨腳拖起。

這一坵水田，是用一條長堤隔着金沙江的；堤上長滿了蔽天的蘆葦，從這一邊牆脚，一直通往那邊湖口。

密叢叢的蘆葉，鋒利得如同利劍，我在蘆葦堤上徘徊，無論如何，也不能得到一個隙處。有幾個耘田的農夫們跑來，說她以前是躡在這金沙江下去。他們又指點我她跳水的所在。

我在蘆葦隙處，往外一看，外面只是一條兩丈多闊的小港，港水深黑如死，沉靜得並沒有什麼可以疑爲有人跳水的水暈。

農夫們評論着，說她大概是已經死了，我便覺得一陣失望的傷心。我重新伸出頭去看看港水，港水仍是死一樣的靜默，我又不曉得這港水有多少深淺，我自己又不能跳入水裏游泳，去找尋她們死屍。我的心肉簡直有說不出的淒涼。

「她難道便這樣死了嗎？」我心裏想：「她的悲苦的生命，便這樣了結了嗎？真快呀！那裏曉得她真的會跳水自殺。」

此時老尼也從污泥中一脚一脚的走來，污泥已污滿到她的脚背。老尼走到我們立着的身邊，我便指點她跳入水的地方。

正在這個時候，又有一個農人指着水面叫喊起來。

我們從他所指點的方向看去，水面輕輕的浮起一個頭來，又向着對岸浮去。

「這便死了嗎，唉！」

我正在暗暗的嘆氣，那個農夫又喊着說，「活的，活的，還是活的。」真的，她還是活的，她並沒有溺死。她的頭在水面浮起，還頻頻的回過來看我們，好像我們便是追趕他的仇敵，我們是充滿着惡意的仇視似的。啊！她回頭看我們的眼光，是何等的可憐呀！

她一點點浮過對岸，及到靠岸的時候，便立了起來，向岸上爬上。她身上的衣服，都染着污泥。泥水從她的頭上一直流到脚底。肩上已經破了一個大洞，一大塊的臂膀，露在前面。泥水的衣服，黏貼着週身，簡直是一個鬼魅。

她從對面的岸上，拖着——身溼漉漉的衣服走去，有時還回過頭來，向我們揮手，彷彿叫我們回去，不要管她的閒事，她是一定要尋死的了。

我在這邊河邊躊躇着，我恨不能一脚跳過金沙江把她拖住。

老尼只是失望的，指手劃脚的喊「來呀回來呀不要走去！」但是她也好像聽着喊聲似的，回頭向我們這邊揮手。

「走這邊來，追王莊過，走這邊來！」這是四五十歲的女流的呼聲，我回頭一看，那正是竹叢下茅舍裏的兩個女子。她們立在那邊牆下，沒有走下田來，很急促的向我們招呼，指示我們的路徑。

我幾經跋涉才保住我腳下的蒲鞋，跑到她們立着的牆下。她們一個是三十二歲的，牽着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小孩直張着口看着我們的驚慌發呆，另一個就是四五十歲向我叫喊的婦人，她身邊還立着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女孩手中抱着一個週歲的孩兒。

「你要跑這牆角轉去，再跑過那邊的一通小橋。」她忽然又轉了口氣，似乎知道我是異地的生客，不能熟識這些路徑似的；一面就伸手去接那女孩手中抱着的孩兒，一面對女孩說：「阿花，你把這位客人領到王莊去。」

女孩聽着吩咐，便往牆角跑，我就在她的後面跟着。

「阿花！跑得快一點兒。」我還聽見後面女人的聲音。

「是紹興人；瘋的；搖絲……」我一面跑，一面還隱隱中聽到老尼的聲音。我想，「你這該死的老貨，你這假慈善的老魅，你還想賣好名嗎？死了人，難道不是你的罪孽？」

繞了兩方的圍牆，才轉到這所破莊子的大門，門前排植着幾株容抱的梧桐，桐蔭靜默的蓋住小河上的石橋；他們是顯出一切頹敗後的淒涼。我們跑過小橋，再在一座破敗了的土牆下轉過，再灣過一所莊屋的門前，才到她們所指點給我的王莊。

我只覺道途的遙遠我喘吁吁的不知跑了多少里程但我心中還記念她的悲苦，她的呼告無門的命運我不知我這樣轉了一個大圈之後她又將如何的跳入湖裏自己淹死。

王莊的門前，盡植着一望的桑樹。那裏也立着幾個婦女與小孩，她們大概是聽見叫喊救命的呼聲而出來的，在她們的臉上，表現出一些不介意的驚慌。

「跑那邊去了，跑那邊去！」她們指着右方的桑樹告訴我。我又聽見她們在議論着，「剛剛在這裏跑過，全身水濕的」「瘋了的，聽說是瘋了。」

我並沒顧到這些一些不介意的議論我便拚頭跑入桑林，跑出桑林，便是鏡一般伸張着的湖面。湖風輕輕飄拂着湖邊一二株的垂柳，太陽把一切的庶類都落在光明的晴空；一切都是和平的靜默。

這是玉帶橋右側的內湖，湖沿是築着泥土的小徑。小徑的旁邊，農人們種着許多搭棚的絲瓜與南瓜；瓜棚叢茂，我只能看見一些黃的花兒，與綠的瓜葉。

從瓜棚的空隙中，望到湖面我看見一堆黑影，在我的眼前隱過。我走出瓜棚第一件東西送入我眼簾中來的，便是她在湖上爬行着的慘像。

那裏的湖水很淺看牠爬行着的情形，湖水還不能浸到牠的腿部。她一步一步的往湖的當中爬去將自己的身體，用力的沉入水下。有時她的後脚在污泥中一陷，她便顛蹶地翻；有時她的兩手支不住污泥，又是畸倒了前身，急遽間，連整個的頭部都落入水底，這一種求死不得的情形，真要使人看到墮泪。

「喂！回來唉！」我向湖中叫。

她匐在水中，如水鬼一般的，回過頭來，向我們呆看。她瘦削而無血色的面臉，早已漂得發青；臉上塗滿青灰色的湖泥，湖水溼淋淋的從頂上流得滿面；一副悲慘的形容，帶哭的聲音，我已不知道她是人是鬼。

「唔！先生，我要死哉！」

在她的這種情形與這一種聲調中反應出來內心的感覺，我是不能用任何

文字來敘寫——我只覺得是一種深入五內的全個靈魂的不快。

「回來，回來！我保護那的命！回來，我一定保護那的命！」

「先生，我仍舊要死哉！」她向我說着，還一手從污泥中拔起，指點我向後回去，讓她清爽點去死。她的右手拔了起來，左手下面支住的污泥，驟然陷了下去，她的頭部又拍然的陷入水底。

「我難道就看她一步步爬到深潭死去嗎？」我想：「這樣看她悲慘的死了，見死不救，也未免太殘忍了罷！」

此時我的身邊，僅僅幾個婦人與女孩。我把她們看看，又看看湖水。

「現在，除了我，又有誰去救她呢？何況她們的臉上，還是帶着輕蔑的些笑暈，毫不關心到她的生命呢？我下去罷，湖水大概是不深的。」

我決定了，便一脚踏下湖裏。我自欣幸，我穿着的蒲鞋與短褲，今日恰可應用。湖水並不十分深，只能及到我的脚肚；但是陷人的污泥，却陷到我的膝上了。我再



轉一脚我的蒲鞋已經葬在泥下，無論如何也不能貼在我的脚上了。我再把這一隻脚踏下去，污泥中葬着的沒有腐爛的蘆梗，已經如劍梢一般，戳破我的脚肚；我想忍痛把她拔了起來，再轉一步位置，而另外的一隻又陷到腿上，臀部已經完全浸在水裏了。冷水接觸到我的腹部，我發了一個寒噤；我便躊躇着不能，而且不敢再踏出一步了。

一個隱在柳蔭下釣魚的男子走來，看着我此等狼狽的情形，臉上只是淡笑。我不得已時，再用兩手用力拉着岸旁的小草，才一步一步的蹙了回來，原來我的歷盡了困苦，還沒有離開靠岸兩步遠近。

她還是一步一步爬去，現在離我有四五丈遠了。看來，那邊的湖水已經深了許多。她時常回過頭來察看我們的舉動，好像是一個打傷了在地上爬行的兵士。頻頻用驚恐的心情，回頭防備她的敵人的追趕。

「請你救一救她罷！我請求那位男子。他一手支住下頷，向我洩然的笑。」

「哼！她是不會死。」啊！這簡直是桶冷水，正同我剛才在湖裏湖水浸到我的下腹，使我發了一個寒噤一樣。啊！人間竟有這樣冷血的心腸！

忽然天外飛來一塊偌大的黑雲，慘淡的正蓋在我們的頭上。湖面即時轉成黑暗，一切明媚的夏景，立刻罩上垂死的病容。我們的身上，也覺一層襲人的涼意，一種說不出的悲酸的情緒充滿了人們的喉頭與鼻腔。

「這大概是她的死期了罷！看呀！這一種與自然融和的悲哀，便是她重死的徵兆；大概太陽也不忍看她的慘死，而爲她表同情了罷！」我心裏這麼想着，眼眶裏便有些洩意了。

我忍着悲酸，再向那釣魚的男子請求，就是幾個婦人也從旁慫恿他，他才答應了，說沒有褲子。

「好了，你下去把她拖起來罷，褲子我可給你換。」我一口招承了，他才脫了小布衫，往路旁一丟，連褲跳入湖中去。

她已浮在我們六七丈以外的湖面，湖水已深到她的胸際，她只要稍為俯首，全身便可完全浸入水中。她見那人追去，回頭用哭喪着的慘臉向我們拱拜。

「你不要來啲唔！我一定要死哉，我一定要死哉！」

「不會死的！」那人在湖中取笑的說。

「我一定要死哉！要我做炮灰鬼，我不如做湖水鬼！」

「炮灰鬼，這是那裏來歷呢？」我的腦筋中，忽然想起我跑出時，女尼的手中還拿着一根火筒，大概這便是炮灰鬼的來了。啊！該死的狼心狗肺的女尼！」

「湖水鬼也不要你做啊！」他冷刺的說着，已經走到她的身邊了。他拖住她的手，她使用全身墜了下去。

「我不要做人哉！我仍舊要死哉！那不要拖我啲！」

但是她那裏有一絲力氣呢？那人只不聽她的話，拖着手往湖岸走來，她不可逃脫，但無可奈何，蹶蹶顛扑着走來。

此時老尼已經趕到，她好像沒有看見她跳水後的悲慘情形一樣，還向她責問，問她爲什麼跳水尋死。

「有飯把你吃不好嗎？有誰難爲你，你要來跳水？」

她此時的一種心境，除了她所虔誠記念的南無阿彌陀佛以外，又有誰能知道。她全身都污着泥水，真如一袋在湖中撩起的破布，湖水從她的頂上淋下，剎那間，地下匯成水潭。面部全無人色，鐵青得如同一個陰鬼，再加幾重被水染溼到處黏在額上的頭毛，高聳的顴骨，與無神而滯澀的眼睛：她簡直是入了鬼籍。

「那你師父是好的。」她好像忽有所會似的，悽愴的回答。「只是我自己曉得要死哉！做炮灰鬼，還不如做湖水鬼。」

「我早先想在那裏尋死的，那邊水太淺了，我方走過這邊來。嘿，我一定要死哉！」

她想了想，忽然又哭了出來，但仍是沒有眼淚的哀叫。

「嘿嘿嘿！師父喇！我回去也死要哉啦！嘿嘿唉！」

這大概就是她求死不得的，內心最激烈的呼爆了。從她的這幾聲欲哭無淚的「嘿嘿」的呼聲中，人們可以理解到幾許無告的悲哀呀！

老尼還要立着與那幾個婦人談長談短，談她怎樣的要到她的庵裏，怎樣的她發出善心，答應收留她……我便覺得不耐煩了。我催着她走，我恐怕她身上的溼衣，不急速換掉，將更有意外的疾病。

於是她趑趄的走着，心裏是橫着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來的苦楚。

「天下再沒有比求死不得還要苦痛了罷！呵！這是多麼灰色的人生！她這種身世，她這種的命運，她再活着，又有什麼呢？我真發昏，讓她死了少受幾年苦楚，不清爽嗎？我又何必呢？我不是說不能自殺便是人類的劣根性，便是一生受苦的大原因嗎？我不是說，只有求死不得求生不可的時候，方是人生最苦痛，最灰色的時候嗎？啊啊！我今天怎麼又自己背了自己向日的主張，而去阻止人家脫離苦痛

的高貴的自殺呢？啊！錯悔錯悔！我真發昏了！

我跟在她的後面，看着她身上流下一滴一滴，滴在地上的泥水，便想像起屍腐爛以後，從棺材中滴下來的人滴；再看看她哭喪的，一葦一嫻的情形，便又聯想到受了傷的野狗，鮮血在一滴滴的滴下，還勉強的覓牠的歸路。

「現在，將要她回去怎樣的生活呢？人生弄到沒有路走而想到自殺時，已經是悲痛極了；但是她現在連自殺的一條路都被阻止，這還有什麼生趣呢？啊！是我害了她了！是我破壞了她高貴的計劃了！」我愈想愈悲，我便想奮起勇氣活在她的前面告罪，要她自己重新走去死過。「我的罪惡，真該萬死啣！社會上本該不要她了，她自己又立志要毀滅自己了；上帝大概也不關心她了，我算什麼呢？我竟然要違背社會，違背上帝，違背她的自由意志，——而且還違背我自己素日的主張，而去破壞她的計劃，要勉強她再生存着受苦幾時？啊！這是存何心肝？罪惡，罪惡啊！我請求你罷，我請求你重新到湖中去死過，啊啊！我請求仍舊去完成你高貴的自

殺！但是我那敢胆說出來呢？那不是比她更瘋了嗎？

我興奮着一路赤着腳回來，我已經不覺得鋒利的細石子，墊着腳底的微末的苦痛了。

八

當日夜裏，她一個人在十二點鐘的深夜，忽然砰砰然的開出門來。老尼在睡夢中，被她驚醒了，問她到那裏去，她只是不應，老尼恐怕她深夜又去尋死，便燃起油燭追趕。

但是她並沒有向今天日裏走過的那條走，也不向另外可以通湖邊的路走，她却向天竺靈隱這一邊走去。

老尼在深夜中喊了起來，幸虧夏日的夜裏，所以便有許多男子，還道是出了賊，或者失了火，走出來把她攔住送還給老尼。老尼說她是瘋了的，恐怕深夜出來，跌在那裏死了，便感謝幾位壯士不置。

第二天，她仍如平常一樣，也是不住的念佛；而且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比平常時還要響亮。

這一天的夜裏，她吃過了寒飯之後，老尼們還看見她的；後來不見她了，她們還道她是早已到房裏睡了；及到臨睡的時候，老尼走到她的房裏看她，一切的東西都是如舊，但是她已沒有了。

老尼秉着燭，四處去找尋，但是那裏找尋到呢？她只得回來睡了，等明天天亮時再找。

第二日的早上，東方還沒有發白，她又來敲山門了。老尼道她沒有尋死，便十分高興的起來開門。

開進門來，老尼問她一夜的功夫，到那裏去來。她却說了許多瘋話。

「師父！你要救救我。」她說：但是她的聲音似乎帶一點沙；而且說話神色沒有從前那麼悲切，只是平平淡淡，若無大事的。「我逃也無處逃了，他們都排起香



案要捉我？」

「誰排起香案捉你呀？」

「我走過靈隱，靈隱的觀音菩薩排起香案來，香案的兩邊立了許多差人，他們鐵鍊鐺鐺然，說要捉我。」

「我逃到天竺，天竺也正一樣；他們說我來了，來了，剛好捉住。」

「我又逃到靜慈，我又逃到城隍山啊！師父喲！他們都要捉我。師父喲！你一定來保護我，不要被他捉去。」

「師父喲！我要死哉！他們一定要把我捉住，我將逃避到那裏去呢？他們四面都陣圖擺好了，他們擺好陣圖要捉我的。」

據她自己這樣說，那末，她這一個整夜的時間，便是在西湖的四週，繞了一個大圈了。至於她這一夜的實在的情形，便是她自己恐怕也不能曉得清楚，說是做過什麼事。

這一日她整日坐在觀音殿裏念南無阿彌陀佛；她是念得這樣虔誠，口裏並沒有空過一分鐘的時間；一日的飯都沒有吃，也沒有出來一步。

到了夜裏，她又不知在什麼時候出去了。女尼燒好了晚飯，聽聽她已沒有聲音，還道她已念得入睡。但是她已經出去了，室內並沒有留着她的影子。

她們驚慌着，希望她同今天早晨一樣的歸來，但是今天望着明天，明天又望着明天，她終於沒有回來了。

她真的被鬼神排起香案捉去嗎？但是西湖裏並沒有浮起她屍首來，各處的山坳裏，也沒有發現過一具暴死的女屍，一直到了現在。

一九二五，六，一，作於西湖。

## 琴音

在我們的村上，每當天高氣爽，陽光近人，婦人們正在打着絨線，相互地閒說的時候，總可以聽見一種幽遠的三弦的琴聲，從屋外掠過，繚繞在遼廓而清虛的秋的情調中，與村後的幾樹蒼老的孤松徐徐搖曳而隱奏，那是從盲的算命者手裏彈出來的悲感，是我們耳熟了的哀音。他善於推算人們的命運，他用他心頭埋葬着少年的哀火，燃燒到指上的琴弦，振破人間的幽微而渺茫的命運；但他却沒有推算過自己的被命運玩弄着的現在與未來，更沒有回想過少年時被非命運支配着的過去。

大姊新從她的夫家回來，綺霞和月翠，都來探問她從城裏帶來的消息。我們坐在南窗的廊下，日光在地上徘徊，颯颯的秋風從屋後松蔭中嘯過時，階前的幾莖殘菊，便顫顫地打了幾個寒噤，從這一陣秋風之中，我們便覺得秋已經深了：放

眼看出屋外的高山含翠，紅葉迎人，更點綴着三兩蒼松，與溪濱搖曳着的幾圍蘆荻，互相掩映；從天然的簡樸的小門中攝入，儼似一幅錦屏彩畫。我們沉緬在這秋

的詩歌之中，覺得身外的空廓，正與秋郊相似，愈顯得天高日近，人之勢，在此等情調之中，我們似乎都很了解，只有精神之密接，才可以領會各人心中的蘊奧。我們都靜默着，只聽見一針針織絨線的鐵針相觸的脆聲。

忽然幾聲幽微的琴聲，在空中旋繞；我們知道又是算命的老葉來了。這幾聲琴聲，觸動了我們各人心頭沉默着的琴弦，都各自反應出自己的情調。

月翠的年紀最少，她慣於說無思無慮引人發噱的笑話。她先向我的大姊說：

『溼姊！我代你把老葉叫進來算一算命好嗎？』

大姊還沒有會意；綺霞已經笑了。

『我要算什麼命呢？我的命是模型定了的……』

『但是還有一個模型沒有塑定呢，不知道溼姊明年是一個男孩或是……』

大家笑了起來，大姊帶羞的紅了臉，說要撕破翠的嘴吧。

琴聲正在門口徘徊，雖然我們這裏發出的鬨笑，也阻當不了牠伶俐的闖入。

綺霞忽然有所感觸，很興奮地說：

『我告訴你們一件事，好嗎？』

綺霞又把我們看了一眼，似乎很不便出口的樣子；我們都很沉默。

『從我家的老乳母的口中傳來的說，老葉在少年時有一段風流而悲慘的故事，這一種悲劇收場的闊淡淒酸的情調，簡直是投新生的少年世界於無限的黑暗中，永久受着精神上凌遲的無限磔刑，

『老葉在少年時候，是一個體格崇偉的浮浪者；他是恃着他的膂力和容易惑人的舉動和外貌，在鄉村間擄擻風姿的少女，以饜足他暴虎似的色慾。他每在鄉村演劇時的台下徘徊，神色糾糾的，目光注意於兩廂坐着的妙齡少女。』

『霞我不歡喜聽這種人的故事』我覺得這種人物的稜稜的眼光之可怕，禁止她說

『涓滴真孩子了！那有什麼不可說起呢？你只要看他的結果罷，結果是這麼一個老葉，我們的心中又不知起何種衰火了呢？』

月翠搶着說：

『霞你是同情於老葉的了，那末你簡直可以……』

『翠又不知說到那裏去了，濛姊！你說該打不？』

我們又笑了一陣。末後還是大姊要她續說的。

『是老乳母對我說的，她說的千真萬確。她說，老葉少年時的擇色手段，村中的什麼人都知道，什麼人都害怕，什麼人都厭惡。他的身上，時常帶着裝有皮鞘的小尖刀。他在劇場中選定某少女後當夜就能設法潛入她的房中；在調情不遂時，他就可以用尖刀要挾。鄉村少女，本沒有多少堅持的節烈，因此，就有多

少女純貞之花爲他所摧殘所蹂躪了。乳母還告訴我，也有爲了他而受孕，藥墮胎以致殞命的，那真是奇慘。那少女受了她一次強逼，屈從了以後，心中的隱痛，便如埋藏了一枝毒針在她胸頭，不時的發痛：自己的臉上，也如刺了犯罪的字跡，各人一見到她，都改換向來的誠懇，向她的額上凝視，微笑：甚至，她至親的母親和姊姊，也不能例外。總之，她自己知道可寶貴的生命之花，已經被人採擷，純貞的少女之光榮已經被人撒在泥塗裏了。她悲咽多時，就轉成疾病。

『老葉早已忘記了她，同樣的，又去找尋別村的少女，希圖同樣的施他摺色的強逼手段去了。她病得兩個多月，才漸漸的恢復了原狀：誰知病好沒有幾日，心裏又發現出特別的診疾，——受起孕來了。那時是四月的初夏，她有孕的腹部的膨大，在天氣漸暖，衣服漸減的身體上，如何也不能免得外人的洩漏，她幾次想告訴母親，只是不知如何可以啓口。她推算着，她出閣的時期，相距只有五月，而她腹內所孕的孩子的產生之期，也該在六個月以後：她想像到那時的

情境那裏還可以苟活在人世呢？就是讓他們把我將去活埋進地底去，又那裏可以洗得清這種不白的恥辱呢？她決定了，不如趁早自殺，死了以後，是斷沒有人會將她的屍身剖開來的；她只有抱着一腔的悲痛帶入死之鄉去，正如她把隱藏着腹內的嬰孩，帶到絕路去一樣。但是，當她張羅着自殺的時候，却被她的母親發現了。在這種生離死別的關頭，她就揭開了虛偽遮掩的面幕，將真心露給她的母親看，把那事的源原本本，告訴了她的母親。母親畢竟是個母親，她也同普通的母親一樣，很機警的勸慰她的女兒，很慎重的隱瞞那樁污點；一面又很有經驗的共同商量着墮胎：有了母親的將護，自然是比較她獨自處理好得多了。生命是可寶貴的，在不得已時，雖然也可以用牠來殉名譽；但是在名譽可以保全，而生命又可延持時，那又何用生命做虛擲的犧牲呢？她又不是傻子，既然接受了母親勸慰和將護，又可在可能範圍內保全生命和名譽，所以也就決然舍去了犧牲的政策，而取墮胎的手段了……」



鳳掖着書包，從學校裏回來，聽見我們坐在窗下談天，便如飛似跳的跑了過來，正如一隻臨風回旋的燕子，她擲入大姊的膝前，掠開額髮跑亂了披在燕紅的頰上的幾莖疏髮。微微的喘息着，問大姊說：

『綺霞姊在說的是什麼童話故事嗎？』

『也不過說說一些平常的事情——你聽着，不要嚮。』大姊說：

月翠搶着帶笑的說：

『不許鳳聽，小孩子——學堂生，是不可以聽的；她頑皮得連頭髮都可以鋸火筒了，再聽伶巧了不得了；將來還要成「精」了，——這隻「鳳」真的要飛去呢！』

大家哄然的笑了，反笑得鳳目瞪口呆，將剛才罩在臉上的那副嬌媚的笑臉，即時收檢了，變成異樣的靜默；同時，我們大家也好像找不出另外的材料，把以前說笑着的話頭，綸亂入這錯紊的笑後的靜默中，理不出一個接續的順緒。秋意浸

潤在我們的四週斜陽悄悄的移過了一角。雖然在深秋的午後是容易黃昏，但比較向例的放學時間，似乎鳳今天的回家是特別的提早，大姊看一看階下的日影，又向鳳問道：

「你怎的今天放學這樣早呢？你看，日影還沒有移上窗上。」

「我們的先生有事，要到葉琴音家裏去，向她的母親說話。聽說葉琴音的父親因為賭博輸了些錢，就把她買給一個菜館裏的小使；她聽見了這個消息，就天天在家中哭，要她母親挽回，前天走到校裏來也是不住的流泪，先生問她爲什麼幾天不到學校裏來，又問她爲什麼這樣的連喉嚨都啞了；她才把事實對先生帶羞帶哭的說了出來，並且要求先生代她向她母親挽回。先生昨天去了一趟，——我昨天也是早一點鐘放學的，——她母親說，她也正如琴音一樣，不願嫁給這個菜館裏白癡式的小使；她當日聽到把琴音買了的消息，就與她丈夫使了一場氣；她又請求先生，今日再回去，等琴音的父親在家，齊聲的勸解

分說一頓，要他收回琴音買身的契約；所以先生今天又去了。」

鳳這樣的說了一長篇，才把她所以提早回家的原因說得清爽。她是住在我們堂房的右面，我們日夕可以見面，雖然不是同姓，也如自己的姊妹那麼習玩；她說到這裏，看見自己的書包還沒有藏好，便飛也似的跑去，一面說：「我說昏了，書包還沒有放掉呢！」

我們看着鳳活潑的跑去之後，又在她的伶俐的語聲和輕俏的步履中，評論了一回。

「鳳完全還是孩子氣的你，順着她的性子，便好到天上星都可以摘下來，心肝也可以拿出來；若是有一個不對了，那便糟糕！」

「她的心也直，口也快，也不識有嚼嚙的背後的說話，要說了就說，也不吞吞吐吐；同時，肚腸也是一條的，並不三心兩意有幾根說人好歹的小肚腸——便是她的口太快點，容易招人的冤氣。」

沉了。

沉默了片時，絨線針相擊着的脆聲的的然，大家都從心坎裏感着秋

「霞你剛才說的那個墮胎女子的事情，還沒說完呢；多是鳳那東西，跑來打斷了的。」

月翠很撒嬌的說，但是鳳忽忽跑了回來，却遠遠的就聽見翠說到她的說話，就帶跑帶笑的俏問：

「『鳳那東西』怎樣呢？你們背後就議論起別人來了。『鳳那東西』究竟怎樣呢？」

「你又說我們，我們大家又沒有說你；你看，明明是翠一人說的。」我分解的說。

「涓漪！不要同她辯了，還是要霞姊說那女子的事罷。」大姊說了，又轉向綺霞示意。

「說到墮胎了罷！」霞先問了一句，提醒了大家的集中注意點；停了一下，又說下去。

「她的母親代她往別處找了許多的墮胎藥，她自己只是天天假裝着抱病騙着村中好事者的口頭上，已經隱約有些謠言，漸漸的在各人的唇邊蕩漾着，正如不可覺察的一些掠過水面的微風。她的父親也從她的夫家一邊聽到一些隱約的謠傳；但是她的母親還極力的幫着她遮瞞因此，墮胎之舉更爲急了。她們不知從什麼地方拿來一些墮胎藥；她自己性急了，第一次就興奮的放入多量的草藥，隔了半個時辰；她的過敏的神經，還不覺有滿意的刺激與成效，便又放入二倍以上的東西。剛在第二次放好不到一刻功夫，下腹就痛得要命。猝然間，她痛得倒在地上，兩手儘往地面猛搔；把她拖上床上來，她又向左右的亂滾，差不多要爬上床壁。過了一些身上的血山就崩了下來……」

阿嫂丁丁當當的捧來一桶盤的茶，走了過來，霞就停了說話，看她把茶放在

靠窗下的半圓桌上，又一杯一杯的摘出來往月翠和綺霞面前遞，阿嫂是我們的女僕，她是楓嶺山裏人，因為同她的丈夫不合，就逃出來在我們家裏作傭人；她很勤謹忠樸，無論作什麼事，都很當心，所以我們也很喜歡她。

『阿嫂！你不要太客氣了，放着我們自己摘好了。』

『霞小姐！你怎麼從涓滄小姐去了，就沒有來過呢？——涓滄小姐總是在家的。』

『阿嫂！你進去罷！』

我吩咐了一聲，阿嫂笑應着走了進去。

綺霞喝了一口茶，慢慢的把大家看了一下，又伸手掠開耳邊的鬢髮，就順勢說下去。

『她流了不知多少的血，真如黃河潰決一般，那裏可以阻當得住！大槪足足的流了兩個鐘頭的血，她腹內的嬰兒，才如在滔滔的血河滾下來的牲物，

那東西早已死了，血汗狼籍着，不像一個什麼東西。她面如紫色，頹然如錐燬了的大麻，手足毫無力氣，全身已是瓦解，只能輪着牛吼一般的喘氣。

『那時她的破綻，已完全被她的父親發覺，他還推想着是她的母親同謀，就大聲的喊罵起來，說是敗壞門風的賤婦，才產生這種醜聲四播的劣女。他又叫她自己去尋死，又罵她母親不去死了，是不是人生。他又要拿刀乘機把她斫死，又說刀，繩，鹽，要她母親自己選擇。在急遽中，她自然是沒半句話可以辯白，甚且也無力說話她母親呢，也如一疋白布墮入染缸，永遠的不能漂洗清白了。』

『經過她這樣激發的惡罵以後村上的空氣，就一陣風似傳偏在各人的唇邊和耳上。』

『她如牛吼一般的喘氣，漸漸的低了一下；呼吸的頻數，也緩緩的放寬。她母親淌着泪坐在床沿，漸漸的看她臉色的轉變，精神的衰減，呼吸的緩慢而低微，不到第二天的早晨，她就這樣無聲無色的，像長眠一樣，離開這醜害人人的』

世界了。

『她母親在悲痛之餘，又遭丈夫傾空的毒罵，更覺得悲哀絕望，就在當日的夜半，自己吊死。』

『這是何等難堪的悲劇收場呀！』

霞說到此處，才把急促的語氣展緩一下。我們當時怔怔的聽着，只覺得空氣的緊張；現在經她末尾這樣迴蕩的收場，頓時就覺得悲哀在胸頭噴湧；這正如巨大的創傷，忽然脫了繃布，又鮮血汨汨的湧注。

日影已漸漸的爬上了窗上，不時的秋風，偷襲了鬢邊和胸臆，覺得分外淒涼。南山的紅葉，經了金黃的陽光斜穿過去，更透明得可愛。秋的情調，正如一潭冰冷的；沉碧的溪水；人們在秋景色中生長着，恰似潭底的游魚，到處都顯得心地的透明與感覺的密接。一陣竦竦的秋風掃過屋外的松梢後，我們便隱約聽着幾聲幽杳的三弦聲；那是從村上的人家中發出，大概老葉正在那邊推算人們的命運。



我們細細的辨認起來，恰像我屋脊上的炊烟，那麼網緝而繚繞；因為在秋の透明中，就是幾聲心弦的顫震，也能如在沉潭中辨出幾點浮塵那幾聲輕烟一般的琴聲，在我們各人的心炊中鑽動了一下，心臟的血脈，便如撒下了冷水，一時冰結起來。

『從那天以後，』霞繼續着說：『隔上沒有半個月，老葉的眼，就被人用石灰撒瞎了——大家都推想是那女子的父親弄的，說他當自己的妻子吊死後，就覺悟過來，知道自己的女兒並沒有罪，老婆也沒有過錯，而最大的禍根却是老葉；他所以發心要復仇的。有的說是那女子的未婚夫，有的又說是另外的人爲她母女的枉死抱不平；大概老葉是爲了漁色的原因而被人弄得眼瞎，是無疑的了。』

『你說的就是那算命的老葉嗎？』鳳忽然很有所發現似的問。

『是呀！你又曉得他什麼有趣的歷史呀！』我回答一聲，又帶笑的反問她

一句

『正是呢，我還沒有說起，涓漪！我那同學葉琴音，就是算命老葉的女兒呢！』

『怪道她的名字是琴音，原來就是老葉的琴弦上彈出來的音韻啊！大概他瞎了眼之後，是懺悔他從前的所作的罪惡了罷？這麼青春期的縝縝燦燦，——不，風流倜儻的生活，轉眼間就淪入灰色的虛無中，將永遠永遠的跋涉那人生旅路的沙漠啊！那是多麼灰色呀！』

月翠的年紀雖然最少，但她的靈敏的神經和豐富的同情，却使她說出成人的口氣，雖然她開首說的幾句還帶有一些滑稽和俏皮，但同情心盛了，終究要遮了滿心的滑稽。

『老葉被人們撒瞎了眼睛以後，每天坐在家裏號哭，差不多如瘋狂一般，不分日夜的哀哀奔躡。隔了一年，才漸漸的把氣焰平下，收復了陶醉一般的蠻』

暴行爲，嘆惜自己的不良命運。那時有人介紹他去學算命，他才學就了現在的職業從此，他的生命就結了一個穴局，以後就蔓延成平坦的山坡，只能在一二聲的琴弦上訴他的無告的悲痛了。

『老葉的算命，也有些靈應；大家忘記他有那回事情發生似的，生意也不十分微薄；而且每年也有些經濟的積蓄，他這樣獨身生活過了十餘年，只有朝夕攜手的三弦，是他的愛人，是他的知己，是他悲鳴幽怨的喉舌。在第十五年的那年上，他就娶了一個新喪的寡婦，又開始度他的夫妻生活……』

綺霞說到這裏，鳳就搶着插入說道：

『不差，那就是葉琴音的母親了，那一定就是她了！』

鳳說話的情形，正如發現着什麼寶貝，笑暈凝在頰上，紅唇欣喜得顫動，重復的，靠實的把牠斷定。說了，還蕩漾着笑臉巡視，我說：

『你拾到了什麼嗎？怎樣只是傻笑！老葉的老婆，自然是他女兒的母親，我

這道有什麼新奇不見的定理被你發現出來了呢？」

「我說，霞姊所說的是對的；昨天琴音的母親對先生們也這麼說呢！我又想到她母親自己對他們說的話，又悲哀，又可笑，所以就笑了——實在我又那裏是笑！」

「她母親怎麼說呢？」

「昨天先生和王淡梅胡竹筠她們，同到葉琴音家裏，去勸她的母親，說不要誤了琴音的一生。琴音的母親是個五十上下的婦人，中等身材，在凝滯的外貌中帶有活潑的氣概。說話時很激昂，時時要用兩手幫助她的神氣，有時竟然要用食指點到你的鼻尖，又頻頻搖她的頭部，在語言的隙縫中，常洩出幾聲長氣，似乎心中是埋藏着無限悲哀似的。——今天竹筠向我述說的時候，也模仿起她那副神氣，真使我發笑呢！實在我還學不像，——」

「鳳自己雖說學不像，但是她也極力模仿着那副好笑的神氣，她搖着頭，極

力的靠近我的面前，把我擬做先生，食指點到我的鼻尖。

『先生！我真是不可以瞞你呢！無論什麼人，一定要說，嫁了瞎眼丈夫，件件事務，都由自己作主了，那裏知道喲；唉，我的瞎眼丈夫，却格外的，比亮眼丈夫還要惹人怨氣呢！我家裏的什麼事情，都不能由我出主意；他若是有一個不對，就大罵起我來。性格，比亮眼的人還厲害；嗜好，比亮眼的人都要多；他要吃烟，要賭博，要打花會……你若是不吃烟，或者不要賭，他就大聲的罵，敲桌打檯，說他吃烟賭博，都是在他自己掙來的錢，我又沒有錢帶來給他花。先生，你也不相信嗎？瞎眼的人怎麼會賭博呢……』

我忍不住的笑着說：

『我真不相信呢！瞎子的老婆，你的丈夫，怎麼瞎了雙眼，也會賭博呢！那不要被亮眼人騙去了嗎？』

我說着就逃。大家都笑了起來。鳳要追來打我，却被月翠拖住。大姊瞪着眼把

## 我一瞥月翠說！

『她的大姊教訓她了呢！看溼姊面上怒了涓滴罷！——你還是說下去的

好！

『聽她們說，老葉賭博賭得真凶狠呢！琴音的終身，就是他一天輸了的款項喇！——老葉每當賭博輸了回家的時候，琴音的母親總必得要低聲下氣的給他料理烟具的；不然，他又罵起來了。她說：他既然賭輸了總是運氣不好，我應得細心去安慰他。但是當我勸他的時候，——讓他鴉片吃得適意，我平心靜氣的勸他的時候，他還是說出沒良心的話，真是使我難堪。他極力的挖我的苦，用冷刺熱罵穿我的心肝；他說，我沒有半隻板箱帶到她家裏，說我沒有半件衣服穿到他家裏，說我簡直是裸體，連一條褲子都是他給我穿的；我不應該阻他花錢，賭博，說我沒有體己錢給他花。

『她說：先生，我的生命已是脫葉的老樹了，什麼也沒有希望，眼見得銜山

的夕陽將要西沉下去，一忽兒有變成渺茫的黑暗，我現在也不妨告訴先生，不然，我心中的悲哀，將要被帶致坟墓裏去。那是我少年時的醜史，我破碎的靈魂中，永久洗不干淨的汗點。我到這邊來，什麼人都沒有對他說過；——就是老葉他自己，我也沒對他說起。我爲了我兒女的名譽，兒女的未來幸福，我不敢對任何人宣布。我在未出閣以前，的是被老葉強迫的侮辱了的；後來出了閣，就嫁到我那從前的丈夫的金家，我因爲要使自己的良心沒有磔刑，洗淨自己被污的靈魂，才向他一一的訴說了。我祈求他將我從前的污史秘密，我祈求他諒解我的苦衷；我道，我能懺悔了，我的肉體，雖曾被污，而我的靈魂，却永遠的潔白，可以見得起天帝。那裏曉得，我從告訴他以後，他只是不理我，處處看輕我不是一個人，壓迫我，凌辱我，無所不至；只是他還有些良心牽制，沒有把我那秘密的污史向人家訴說罷了！在他家裏，足足的歷十七年，給他生了兩個孩子；他死了以後，不上半年，小的一個孩子又死去，我才把那孩子寄食到外祖母那邊，嫁給

## 老葉了

「當時什麼人都勸，說不要嫁給瞎眼的算命人。但是我堅定的要嫁老葉。我惟一堅執的理由，就是亮眼的丈夫，太惹人怨氣了，太會作怪，太看不起女人了；所以我若是嫁給瞎眼的，那總有幾分主權，可以讓我自己管理自己的肉體和靈魂。實在，我的少年污史，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是一個大動力呵！」

「就是老葉自己，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告訴他，我就是從前的某人。我不過爲求自己靈魂的安甯；却不料老葉瞎了眼。性格到變得更壞。飲酒，吃烟，賭博，什麼都要染指，而且不肯放鬆，先生總是我自己的命苦罷了。我很想我的兒女將來有一些未來的光明與幸福，才隱忍的把自己的苦痛噎住；現在，我的琴音的希望，已被老葉折斷了，我的希望也斷絕了！先生！你可憐我，寬恕我吧？我差不多是向純潔的靈魂懺悔！——我一生第二次的懺悔，先生，你恕我吧！」

「先生如果可憐我的琴音，請明日再來一聽，等老葉親自在家的時候，熱



烈的責罵一頓，詳細的勸解一頓，倘使再沒有挽回，先生，只可憐我的琴音的未來幸福罷了！

鳳說這裏，大家都有些動容，悲戚的哀感，正好像秋氣一樣，密帖着人們的胸臆。鄰家堂前彈着的三弦琴聲，還一陣陣的，隨着秋風，像輕烟一般的送來，繚繞在人們的四週。夕陽已無力的爬上屋背，向南的小門中。除開剛才揀取的秋色以外，又點綴上上下下兩顆太陽，原來將去的夕陽，正在山巔徘徊的時候，不提防被平淨的溪水映了下去，同齊送入我們的揀取框來。我們歷久的沒有聲音。只聽着隨風吹來的幽微的三弦。

『她說到這裏，就把先生和竹筠姊們送了出來；琴音站在後面，連哭得涕泗滂沱。』

大姊慢慢的說：

『你們還聽見那琴聲沒有？想來鳳那先生，今天又要白走了。』

沉默復沉默，晚秋的夕陽下山這麼容易，他已在我們的沉默當中，一溜的沉下了。

我忽然想起，琴音也是我的同學，怎麼到記不起她的形容來呢？

『鳳葉琴音是在那一級的？』我問。

『高一——你不認得吧，你畢業的時候，她是在初二——不，初四罷！她是瓜子臉兒的眼睛，鼻子，嘴唇，都生得十分相稱；那個時常凝笑的下頷，我們還請她是像教體操的周先生的，她從前腳纏得很細，進校後才放了；時常穿一件格子花的布衫，在廊柱脚和竹筍的妹妹竹仙拍球的……』

我記起來，那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女孩；我在自己的心中，現在又造成了一個琴音的輪廓。

『我想起來了，那到是好一個人才，的確是可惜了得很。』

『只是不知那個菜館裏的小使，人才是如何呢；要是還不像一隻狗，到也』

隨他。」翠說。

『不像一隻狗到像一隻獼猴呢！——額角岩岩的，兩隻眼孔凹得很深，下頰尖了出來，面頰一邊大一邊小……簡直是一隻獼猴呢！霞姊不是見過嗎？那時霞姊家中包了兩席的菜，他也跟來做燙菜的副手，霞姊不是戲叫他「小獼猴」嗎？』鳳又說得興奮起來。

『就是那人，那真是難看呢！怪道老葉的女兒要這樣悲哭！只有那麼一點高，還平不上翠的耳根呢！衣服滿是油膩，走近身邊來真是令人欲嘔，那時我不是不要他捧菜嗎……』

『不知怎麼的，老葉會找到了這樣「如花美貌」的好女婿——還不是白日裏提着紅燈，踏破鐵鞋尋來的罷！』翠又有些趣話了。

『大概是瞎子戴上眼鏡揀選的罷！』我也乘機說了一句趣話，鳳說：

『我的同學們說得有趣呢，她們說老葉的賭局既然被他們騙了，他們還

乘機要他的女兒，老葉說，要做我的女婿，那不是玩的，讓我來摸一摸你的面部。後來就拿出早就寫好的字跡，要老葉畫押，那人再找還老葉幾元洋錢，就在城隍廟後的牆角邊交換了契約。」

『你們不要走，翠霞！』我母親的聲音，她從裏面走了出來。『在我家裏便飯，就可以吃了。沒有什麼好，不用客氣。』

『我呢，我就沒得吃了嗎，叫都不叫一聲，倒靈吓！』鳳說。

『你也來，我叫晚了，你失敬失敬。』母親也笑起來。『進去進去！大家都進去！』

綺霞立了起來；月翠還坐着很拘束似的，不敢起身，我把她一拖，她才着臉帶羞似的立了起來。母親說：

『呵！不要忘了鳳。』等我回頭拖，鳳她又跑回家去了。

室內已掌好了燈火，阿嫂在紅氍的揩碗筷，她們很拘謹的坐下，母親盼望我

去把風拖來。正當我出門的時候，街上的三弦聲又幽怨的入耳了。我重新聽着這幾聲鄭重的琴聲，我的週身，頓時豎了一次汗毛；我像忽然墮入深潭，那些悽清悲涼的情景，都往我的週身沖激了我，怔住脚步了。我聽見室內翠的口音說：

「老葉那支三弦，還在黑暗的街上徘徊悲號他自己的命運呢？」完

一九二四，十二，二七。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三版

全一册定價大洋九角

著者 許傑

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四弄第一號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浮 飄

857·7

614-2

